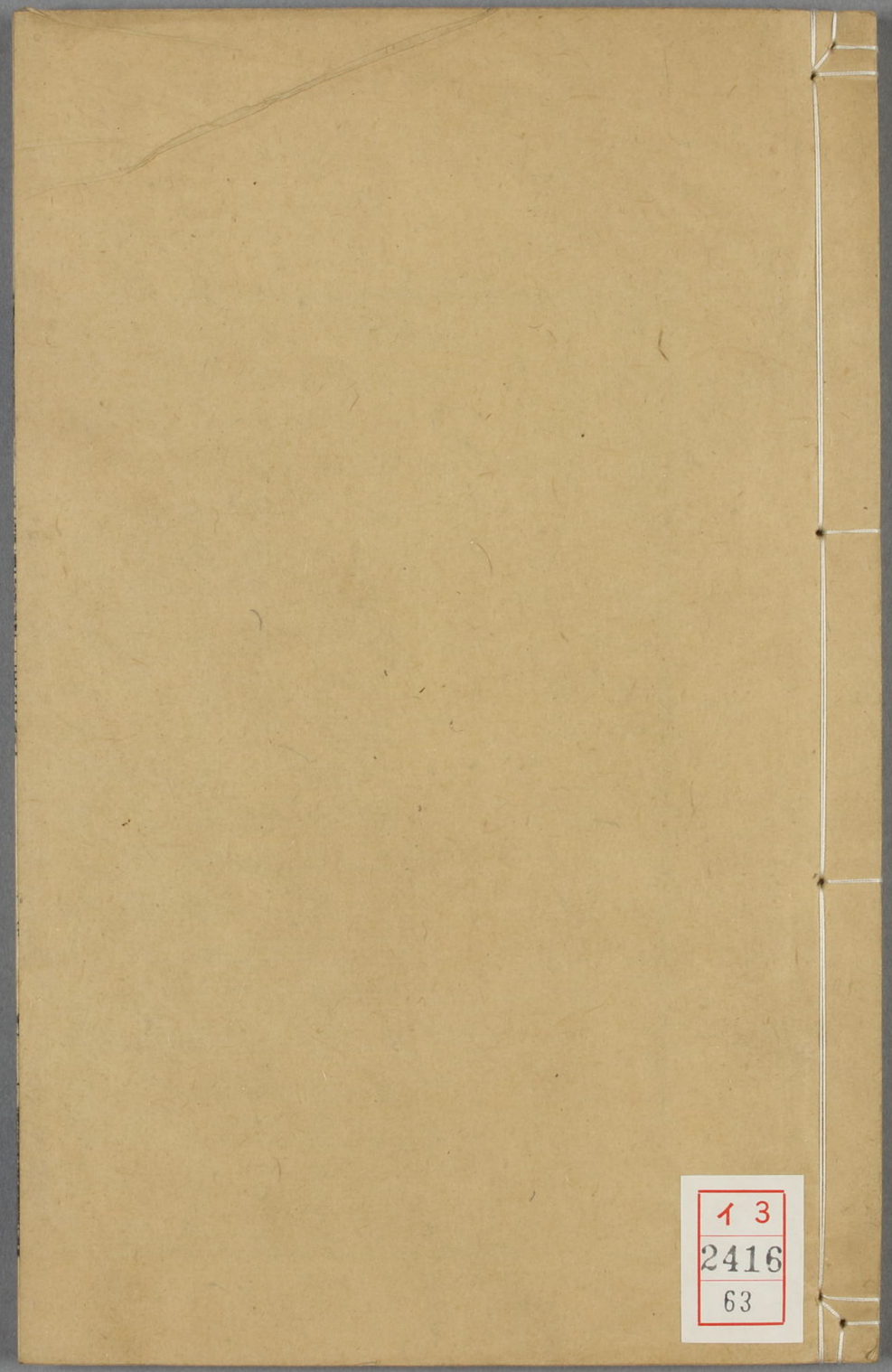




1 3
2416
63



考績一

杜氏通典曰周制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其訓曰三歲而小考其功也小考者正職而行事也九歲而大考有功也大考者黜無職而賞有功也　漢元帝建昭中西羌反日蝕又久青無光名京房問對曰古帝王以功舉賢則萬化成瑞應著末代以毀譽取人故功業廢而致災異宜令百官各試其功災異可息詔房作事房奏考

半澤文庫

13
2416
63

<2003-623>

功課吏法 晉劉毅曰令丞尉理一縣之化七犯法者轉遷有盜賊滿三日不覺者尉事也令覺之自除二尉負其辜相準如此法 帝令公卿與房會議皆以房言煩碎令上下相伺不可許上意嚮之時部刺史奏事京師帝名見令房曉以課事諸刺史復以爲不可唯御史大夫鄭弘光祿大夫周堪言善是時中書令石顯專權友人五鹿充宗爲尚書令與房同經議論相非時充宗嫉房出爲魏郡太守唯許房至郡自行考課法房自請願無屬刺史 魏明帝時以士人毀稱是非混雜難辨遂令散騎常侍劉劭作都官考課之法七十二條考覈百官其略欲使州郡考士必由四科皆有效然後察舉或辟公府爲親人長吏轉以功次補郡守者或就秩而加賜爵焉至於公卿及內職大臣率考之事下三府是時大議考課之制散騎黃門侍郎杜務伯名恕以爲用不盡其人雖文具無益上疏曰書稱明試以功三考黜陟帝王之盛制然歷三代而考績之法不著閱七曜而課試之要未立臣誠以爲其法可粗依其詳難備舉故也語曰世有亂人而無亂法若使法可專任則唐虞可不須稷契之佐殷周無資伊呂之助矣今奏考功者陳周漢之云爲掇京房之本旨可謂明考課之要至於崇揖讓之風興濟濟之理臣以爲未盡善也古之三公坐而論道內

職大臣納言補闕無善不紀無過不舉且天下至大萬幾至衆誠非一明所能徧照故君爲元首臣爲股肱明一體而資相成也後考課竟不行　晉武帝泰始初務崇理本詔河南尹杜元凱爲黜陟之課其略曰臣聞上古之政因循自然虛已委誠而信順之道應神感心通而天下之理得其後淳樸漸散彰美顯惡設官分職以頒爵祿弘宣六典以詳考察然後倚明哲之輔建忠貞之司使名不得越功而獨美功不得後名而獨隱皆疇咨博訪敷奏以言及至末代不得紀遠而求於密微疑諸心而信耳目疑耳目而信簡書簡書愈繁官方愈僞法令滋彰巧飾彌多昔漢之刺史亦歲終奏事不制等課而清濁粗舉魏氏考課即京房之遺意其文可謂至密然由於累細故歷代不能通也豈若申唐堯之舊典去密就簡則簡而易從也今科舉優劣莫若委任達官各考所統在官一年以後每歲言優者一人爲上第劣者一人爲下第因計階以名聞如此六載主者總集採案其六載處優舉者超用之六載處劣舉者奏免之其優多劣少者敘用之劣多優少者左遷之今考課之品所對不均誠有難易若以難取優以易而否主者固當準量輕重微加降殺不足復曲以法書也　後魏孝文

帝太和中詔曰三載考績自古通經三考黜陟以彰能否今若待三考然後黜陟可出者不足爲遲可進者大成賒緩是以朕今三載一考考即黜陟欲令愚滯無妨於賢者才能不壅於下位各令當曹考其優劣爲三等六品以下尚書重問五品以上朕將親與公卿論其善惡上上者遷之下下者黜之中中者守其本任時否臧必舉賞罰大行其薄賞者猶錫車馬器服以申奬勸後帝臨朝堂顧謂錄尚書蕪廷尉卿廣陵王羽曰凡考績上下二等可爲三品中等但爲一品所以然者上下是黜陟之科故旌絲髮之美惡中等守本事大通帝又謂

尚書等曰卿等在任年垂二周未嘗進一賢退一不肖此二事罪之大者謂於朝阿黨之音頻干朕聽令黜汝錄尚書勤之績不聞於朝阿黨之音頻干朕聽令黜汝錄尚書廷尉但居特進太保自尚書令僕射以下凡黜退二十餘人皆略舉遺闕諸如此黜官者令一年之後任官如初宣武帝時太尉侍中高陽王雍上表曰竊惟三載考績百王通典今任事上中者三年昇一階散官上第者四載登一級閑冗官本非虛置或以賢能而進或因累勤而舉如其無能不應忝茲高選以勤以能進之朝伍或征官外戍遠使絶域催督逋懸察檢州鎮皆是散官

以充劇使乃于考陟排同閑伍檢散官之人才非皆劣
稱事之輩未必悉賢而考閑以多課煩以少上乖天澤
之均下生不等之苦復尋正始之格況後任事上中者
三年昇一階況前任事上中者六年進一級三年一考
自古通經今以況前六年昇一階檢無僭犯倍年成級
以此推之明以況代考也徐州刺史蕭寶夤又論曰方
今守令厥任非輕及考課悉以六載爲程既而限滿代
還復經六年而敘是則歲周十二始得一階於東西兩
省文武閑職公府散佐無事冗官或數旬方應一直或
弦朔止於暫朝及其考日更得四年爲限是則一紀之
內便登三級彼以實勞劇任而遷貴之路至難此以散
位虛名而昇陟之方甚易何內外之相懸令厚薄之如
是孝明帝延昌二年又將大考百僚散騎常侍領三公
郎中崔鴻以考令於體例不通乃建議曰竊惟王者爲
官求才使人以器黜陟幽明揚清激濁故績效能官才
必稱位者朝昇夕進年歲數遷豈拘一階半級閱以同
僚等位者哉二漢以降太和以前苟必官須此人人稱
其職或超騰轉陟數歲而至公卿或長蕪試守稱允而
遷進者披卷則人人而是舉目則朝貴皆然故能時收
多士之稱國號豐賢之美竊見景明以來考格三年成

一考轉一階貴賤内外萬有餘人自非犯罪不問賢愚莫不上中才與不肖比肩同轉雖有善政如龔黃儒學如王鄭才史如班馬文章如張蔡得一分一寸必爲常流所攀選曹亦抑爲一槩不曾甄別琴瑟不調改而更張雖明旨已行猶宜消息時不從　唐考課之法有德義清慎公平恪勤各一善自近侍至於鎮防並據職事自爲之最凡二十七焉一最以上有四善爲上上一最以上有三善或無最而有四善爲上中一最以上有二善或無最而有三善爲上下一最以上有一善或無最而有二善爲中上一最以上或無最而有一善爲中中

職事麤理善最弗聞爲中下愛憎任情處斷乖理爲下上背公向私職務廢闕爲下中居官諂詐及貪濁有狀爲下下若于善最之外別有可嘉尚及罪雖成殿而情狀可矜或雖不成殿情狀可責者省校之日皆聽考官臨事量定諸州縣官人撫育有方户口增益者各准見户爲十分論每加一分刺史縣令各進考一等（增户口謂課丁率一丁同一户法增不課口者每五口同一丁例其有破除者得相折）其州户口不滿五千縣户不滿五百者各准五千五百户法爲分若撫養乖方户口減省者各准增户法亦每減一分降一等（謂及不課並准上文其勸課農田能使豐殖者亦准見地爲十分論

每加二分各進考一等（此謂永業口分之外別能墾起公私荒田者）其有不加勸課以致減省者（謂永業口分之內有荒廢者）每損一分降考一等若數處有功並應進考者並聽累加貞觀六年監察御史馬周上疏曰今流內九品以上有九等考第自比年不過中上未有得上下以上考者臣謂所設九等正考當今之官必不施之於異代也縱使朝廷實無好人猶應于見在之內比校其尤善者以爲上第豈容皇朝士人遂無堪上下之考朝廷獨知貶一惡人可以懲惡褒一善人足以勸善臣謂宜每年選天下政術尤最者一二人爲上其次爲上中其次爲上下則中人以上

可以自勸矣神龍中御史中丞盧懷慎上疏曰臣聞孔子曰爲邦百年可以勝殘去殺又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三年有成故書云三載考績校其功也子産賢者也其爲政尚累年而化成況其常材乎竊見比來州縣官佐下車布政有多者一二年少者三五月遽即遷除不論課考或歷時未改便傾耳而聽企踵而觀爭求冒進不顧廉恥亦何暇宣風布化求瘼恤人哉戶口流散百姓凋弊職爲此也何則人知吏之不久則不從其吏之爲吏者長子孫倉氏庾氏即其後也臣請都督刺史

上佐兩畿縣令等在任未經四考不許遷除察其課効尤異或錫以車裘或就加祿秩或降使臨問并璽書慰勉若公卿有闕則擢以勤能政績無聞抵犯貪暴者放歸田里以明賞罰致理救弊莫過於此左監門錄事參軍劉秩論曰昔周公使伯禽理魯三年而後報政周公曰何遲伯禽曰變其禮易其俗難所以遲太公理於齊三月而後報政周公曰何疾曰因其俗簡其禮易故孔子論之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由是而言勞不甚者理不極功不積者澤不深故堯舜三年而考三考而黜陟所以能盡其智術也近古人情敦龐未淳乎

堯舜禮正樂和未愈於虞夏官賢吏能未稱於殷周或一年而考或四考黜陟或比年而巡狩或歲時便遷或旬月升擢令長今日既上明日部內有犯名義者即坐之不其速歟開元二十五年十二月命諸道採訪使考課官人善績三年一奏永爲常式至二十七年二月敕文三載考績黜陟幽明允升大猷以勸天下比來諸道所通善狀但優仕進之輩與爲選調之資責實循名或乖古義自今以後諸道使更不須通善狀每至三年朕自擇使臣觀察風俗有清白政理著聞者當別擢用之

增續文獻通考曰宋初循舊制文武常參官各以曹

務閑劇爲月限考滿即遷太祖謂非循名責實之道罷歲月敘遷之制置審官院考課中外職事受代京朝官引對磨勘非有勞績不進秩其後立法文臣五年武臣七年始得遷秩　凡考第之法內外選人周一歲爲一考欠日不得成考三考未替更周一歲書爲第四考已書之績不得重計初著令州縣戶口準見戶十分增一刺史縣令進考若耗一分降考一等　建隆三年又以科賦有欠踰十之一及公事曠違常有制受罰者皆如耗戶口例降考吏部南曹又舉周制請州縣官益戶增稅受代日並書于籍凡千戶以下能增百戶減一選減

及三選以上令賜章服主簿升秩進階能歸復逋亡之民者亦如之是年縣始置尉頒捕盜條給以三限限各二十日三限內獲者令尉等第議賞三限外不獲尉罰令四罰皆殿一選停官　太宗一月奉令半之尉三罰皆殿一選停官　太宗勵精圖治遣官分行郡縣蕆察官吏河南府法曹參軍高丕等皆以不勝任免官復詔諸道察舉部內官第其優劣爲三等政績尤異爲上職務粗治爲中臨事弛慢所治無狀者爲下歲終以聞先是諸州掾曹及縣令簿尉皆戶部南曹給印紙曆子俾州郡長吏書其績用愆過秩滿送有司差其殿最詔有司申明其諸州別給公

據者罷之判吏部南曹董淳言有司批書印曆多所闕略令漏書一事殿一選三事降一資自是職事官依州縣給南曹曆子天下知州通判京朝官釐務於外者給以御前印紙令書課績時蔣元振知白州爲政清簡民甚便之秩滿衆輒詣部使乞留凡十有八年未受代姚益蔡清白有才幹知鄆州須城縣鞫朴不施境内大治淳化初採訪使各言其狀下詔褒嘉賜元振絹三十疋粟五十斛益蔡緋衣銀帶綠五十匹四年始分置磨勘之司審官院掌京朝官考課院掌幕職州縣官廢差遣院令審官總之乃詔郡縣有治行尤異吏民畏服居官廉恪蓋事明敏鬬訟衰息倉廩盈羨寇盜剪滅部内清肅者本道轉運司各以名聞當驛置赴闕親問其狀加旌賞焉其貪冒無狀淹延鬬訟踰越憲度盜賊競起郡内不治者亦條其狀以聞當行貶斥時以翰林學士錢若水知審官院考覈功過又以判流内銓翰林學士劉昌言同知考課院重其職也眞宗即位命審官院考京朝官殿最引對遷秩京朝官引對磨勘自此始景德初令諸道辨察所部官吏能否爲三等公勤廉幹惠及民者爲上幹事而無廉譽清白而無治聲者爲次畏懦貪猥爲下仁宗尤矜憐下吏嘗曰州縣秩卑而長吏多鉤撫細故文致之法使不得自進朕甚憫焉宰相王曾曰引對時陛下酌其輕重而稍擢之則下無滯才矣選人有束鹿縣尉汪得悅歷官寡過書考最多而無保任者審察其孤貧特擢爲大

理寺丞 慶曆三年從輔臣范仲淹等奏定磨勘保任之法自朝官至郎中少卿須清望官五人保任始得遷其後知諫院劉元瑜以爲適長奔競非所以養廉恥乃罷之 英宗治平三年考課院言知磁州李田再考在劣等降監淄川鹽酒稅務坐考劣降等自田始考績舊審定殿最格法自發運使率而下至於知州皆歸考課院專以監司所第等級爲據至考監司則總其甄別部吏能否則以採訪才行合二事爲課悉書中等無高下神宗即位凡職皆有課凡課皆責實監司所上守臣課不占等者展年降資而治狀優異者增秩賜金帛以璽書

獎勸之若監司以上則命御史中丞侍御史考校凡縣令之課以斷獄平允賦入不擾均役平盜勸課農桑振恤饑窮導守水利户籍增衍整治簿書爲最而德義清謹公平勤恪爲善參考治行分定上中下等至其能否尤殊絶者別立優劣二等歲上其狀以詔賞罰是時内外官職各從所隸司以考覈而中書皆置之籍每歲竟或有除授則稽差殿最取其尤甚者而進退之熙寧五年遂罷考課院間遣使察訪所至州縣條其吏課凡知州通判上中書縣令上司農各注籍以杜參考惟侍從出守郡聽不以考法朝廷察其治焉 紹興二年初詔

監司守臣舉行考課之法時郡縣數罹兵燹又命以戶口增否別立守令課分上中下三等每等分三甲置籍守倅考縣令監司考知州考功會其已成較其優劣而賞罰之　乾道二年廷臣上言國朝盛時有京朝官考課有幕職州縣官考課其後爲審官院考課院皆中書或兩制臣僚校其能否以施賞罰望遵故事應監司郡守朝辭日別給御前曆子如薦賢才爲幾人若爲治錢穀若爲理獄訟興某利除某害合爲條目每令當職官吏從實批書代還使藉手陛見然後詔執事精加考覈其風績有聞者優與增秩所莅無狀者罰之無赦則賢者効職而中下之才亦皆強於爲善矣帝乃命經筵官參照累朝考課之法講而行之　寧宗以郡國按舊制於御史臺別立考課一司歲終各以能否之實聞于上以詔升黜　遼聖宗統和九年詔諸道舉行能察貪酷　金考課法凡內外官之政績所歷之資考更代之期去就之故秩滿皆備陳于解由吏部據以定能否又撮解由之要于銓擬時讀之謂之銓頭而書于行止簿者以姓爲類而書各人平生所歷之資考功過者也　章宗嘗問近臣考課法今可行否右丞相夾谷清臣曰行之亦可但格法煩則有

司難承用耳尚書右丞劉璋曰考課之法本於總核名實今提刑司體察廉能贓濫以行賞罰亦其意也若別議設法恐涉太煩　泰和四年定考課法准唐令作四善十七最之制四善者一曰德義有聞二曰清慎名著三曰公平可稱四曰勤恪匪懈十七最者一曰禮樂興行肅清所部爲政敎之最二曰賦役均平田野加闢爲牧民之最三曰決斷不渝興廢當理爲判事之最四曰鈐束吏卒姦盜不行爲督領之最五曰案部分明評議均當爲檢校之最（以上皆課縣令簿丞警巡使副錄事司候判官也）六曰詳讞合宜咨執當理爲幕職之最七曰盜賊消弭使人安靜爲巡捕之最八曰明于出納物無損失爲倉庫之最九曰訓導有方生徒充業爲學官之最十曰提防堅固備禦無虞爲河旅無滯爲關津之最十一曰檢察有方行防之最十二曰出納明敏數無濫失爲監督之最十三曰謹察禁囚輕重爲怨爲獄官之最十四曰物價得實姦濫不行爲市司之最十五曰戎器完肅捍守有方爲邊防之最十六曰議獄得情處斷公平爲法官之最十七曰差役公平盜賊止息爲軍職之最凡縣令以下三善者爲中減兩資歷三最以上有四善或三善者爲上陞一等三最以上有二善者爲中減兩資歷三最以上有一善爲下減一資歷

宣宗時御史中丞李英上言兵興以來百務皆弛其要在於激濁揚清奬進人才耳近來改定四善十七最之法徒爲虛文大定間數遣使分道考察庶能當時號爲得人願改前日徒設之文遵大定已試之效庶幾人人自勵以爲國家用納之　元世祖至元八年詔舉守令以户口增田野闢詞訟簡盜賊息賦役均五事備者爲上選陞一等四事備者添一資三事有成者爲中選依常例遷轉四事不備者減一資五事俱不舉者黜降一等三十三年增課守令式於八年所定五事外又增以課勸農桑克勤奉職者陞奬其怠於事者笞罷之

二十八年詔改提刑按察司爲肅政廉訪司每道仍設官八員除二使留司以總制一道餘六人分臨所部如民事錢穀官吏奸弊一切委之俟歲終省臺官遣官考其功効　武宗至大二年令州縣正官以九年爲任三年給親民長吏考功印曆令監治官歲終驗其行蹟書而上之廉訪司御史臺尚書禮部考校以爲黜陟仁宗皇慶元年御史中丞郝天挺言國初設官在内須三十月在外須三周歲考其殿最以爲黜陟比者省院臺部之臣久者一二歲少者三五月甚有旬日之間而屢遷數易者奔走往來之不暇何暇宣風布化參理機務

哉乞自今惟大臣可急闕選授其餘內外大小官屬必
候任滿考績方許選調庶免朝除夕改啓倖長奸之弊
從之　明洪武五年勅中書令有司今後考課必書農
桑學校之績十一年諭吏部曰考績之法所以旌別賢
否以示勸懲今各官來朝宜課其殿最第爲三等稱職
而無過者爲上賜坐而宴有過而稱職者爲中宴而不
坐有過而不稱者爲下不預宴序立於門宴者出然後
退庶使有司知所激勸　十七年吏部尚書俞愼定考
績法　凡官負任滿考覈及朝覲考察各有定制若因
事考察間一奉行無常例　世宗嘉靖十年吏部言祖
宗舊制在外有司官負九年考滿稱職者給與應得誥
敕至正統十四年奉有詔書事例凡外官曾經撫按官
舉保果有卓異政績者不拘三六年考滿先與應得誥
敕旌異蓋九年例得封贈者所以待常流三六年先得
旌異者所以優異等

考績二

廢置　太宰以八則治都鄙三曰廢置以馭其吏注云廢退其不能者進置賢能者也　詵賞　王昶字文舒詔使撰百官考課事昶以唐虞有黜陟之文而考課之法不垂周制冢宰之職大計羣吏之治而誅賞又無校比之制由此言之睿王明於任賢略舉黜陟之體以委達官之長而總其綱紀故能否可知也

會政　周禮計會政事　稽功　稽其功事　連最　考課連最

能否相蒙

察羣吏 周禮天府凡官府鄉州及縣都鄙之治受而藏之以詔王察羣吏之治察其中注云治

考衆官 杜恕爲黃門侍郎時大議考課之制上疏言州郡考功皆有事効然後察考課之急至於公當黜陟者鄭司農注云其職簿書之屬也以考內外衆官恕上疏言州郡考功皆有事効然後察考課之急至於公卿內職大臣不當但以其職考課可致雍熙安有大臣守職辦課幕縣有盜滯檄王卿卿盡力捕得五十人博移書曰王卿盡力捕得五十人博移書曰王卿齎閥閱詣府注閥功勞也閱所經歷詣府注閥功勞也閱所經歷曠公甚有效檄到齎閥閱詣府注閥功勞也閱所經歷

明度量 谷永書曰程能考功曰明度量以定德

三歲大計 周禮太宰之職三歲大計羣吏而廢置之注云大比大計也

崇德黜惡

禮

稽功底績 書底致也

盧毓考課法 毓曰名不可致異人可以得常士常士畏教慕善然後有名臣聞古者數奏以言明試以功功今考課廢而名譽相進退故直爲相蒙帝納其言作考課法及

劉劭考課疏 劭作都官考課之故術

中書詢考宋史無以區別能否今除一守令雖資材低劣能否同課上疏曰官吏考課王政之較然而歷代不務是以理典闕而未補能否混而相蒙

蕭育救郭舜責育爲茂陵令會課注考課育第六漆令郭舜毀見怒曰君課第六載自脫何暇爲人言

劉劭作考課法傳嘏難之

增朝堂黜陟 經濟類編後魏劉劭作考課法傳嘏難之

主北巡留任城王澄萬數澄品其優劣能否爲三等人無怨者魏主臨朝堂黜陟百官謂錄尚書事廣陵王羽曰汝爲朕弟居機衡有阿黨之迹今黜汝錄尚書又謂尚書令陸叡曰叔翻到省之初甚有善稱比來偏頗懈怠由卿不能相導以義今奪卿祿一期又謂左僕射拓拔贊曰叔翻受黜卿應大辟今解卿少師削祿一期又謂應乞伏義受曰卿亦應大辟可以白衣左丞公孫良右丞乞伏義受曰卿亦應大辟可以白衣守本官冠服祿卹盡從削奪又謂尚書任城王澄曰叔神志驕傲可解少保又謂長孫尚書于栗曰卿不勤職事數辭以疾可解長孫渾等並以不職或解任或黜官或奪祿皆面數其過而解之眞宗時魯宗道言守令去民近而史眞宗時魯宗道言守令去民近而

下而考任應格則左司無擯斥故天下親民者黷貨害政十常二三漢宣帝除刺史守相必親見而考察之今守佐雖未暇親見宜令大臣延之中書詢考以言察其應對以觀其施爲才不肖皆得進退之吏部之擇縣令皆得良守宰宣做此庶幾眞宗從之

更以考升唐書貞元中考功歲終請如至德故事課助程化矣

殿最趙憬自言薦果州刺史韋証以貪敗憬知過更考升

請降考考使劉滋謂憬曰經濟類編唐高宗時盧承慶爲司刑太常伯承慶常考遭風失米承慶考之曰監運損糧內外官有一官督運遭

改注中上

考中下其人顏色自若不言而退承慶重其雅量改注既無喜容亦無媿詞又改曰寵辱曰非力所及考中中

不驚

考上

爲天下最唐書路嗣恭字懿範始名勗客以世廕爲鄯尉席豫黜陟河朔表爲中上

蕭關令連徙神烏姑藏二縣考績爲天下最明皇以爲可嗣漢魯恭因賜名

廷策縣令唐書開元四年明皇以世祖時張德輝爲河東南北路宣撫使二年考績爲十郡最悉名縣令策于廷考下之盧從愿坐擬選失實下遷下第者罷

爲十郡最元史宋太史宋史

手書勞績宋史祖勵精政事常手書勞績百餘紙曰公勤潔已奉法除奸惠愛臨民者乃可書爲勞績

寢成苟且之風又曰淳化中梁鼎上言五代兵革相繼禮法陵夷顧惟考課之文祇拘州縣之吏今之知州即古之刺史今之聞者任用如故大失勸懲之理寢成苟且之風伏惟陛下特詔有司申明考績之法

議行黜陟之法元史世祖時廉希憲在中書時建言國家自開創以來凡納土及始命將六十年子孫皆奴視部下都邑之臣咸令世守至今將前古所無宜更長史皆其皂隸僮使前張之使考課黜陟始議行遷轉法

課農興學明紀事本末洪武五年敕中書命有司考課農桑之績違者降罰已而莒州日照知縣馬亮考滿無課農興學命有司考課必有學校農桑之績

激濁揚清宣宗諭吏部尚書郭璡等曰東漢初竇融保河西以孔奮爲姑臧長姑臧最富饒而奮守甚潔光武擢奮武都郡丞大激濁揚清爲治之道光武即位未幾舉卓茂又舉孔奮故東漢多循吏卿其甄別以聞

不以恢辦爲能續文獻通考明太祖時山西汾州考

平遥主簿成樂能恢辦主簿職在佐理睽政撫安百姓豈以恢辦爲能州之考非是命吏部移文訊責

不喜攜拾小過 宋史韓億爲尚書左丞每見天下諸路有奏攜拾官吏小過者輒顏色不懌曰天下太平聖主之心雖昆蟲草木皆欲使之得所今仕者大則望爲公卿次亦望爲侍從職司二千石以下亦望京朝幕職柰何錮之于盛世

分上下二等爲三等後魏 以令三載一考以優劣爲三等其上下二等仍分爲三品以下尚書重問五品以上者帝親臨決焉

甄別流品爲非經濟類宗前慎由曰惟當甄別流品致中原丘墟今當循古責實使百官各稱其職而遽以品流爲先臣未知致理之日慎由無以對

內外磨勘 宋史仁宗聞天章閣名二府僚對范仲淹退上十事一曰明黜陟內外須在職滿三年在京百司非選舉而授須通滿五年乃得磨勘庶幾考績之法矣上采用之皆以詔書畫一頒下著爲令

甄別守令 明紀事本末宣德五年諭吏部甄別郡縣守令上曰郡縣守令上承

守令所使安民者若賢否混淆無所激勸則中才之士皆流而忘返吏部以進退爲職未聞有所甄別何也因降璽書申諭

原詢事考言 程功會課 智效一官 績成三考 政乃日脩

弊政一

原不自爲政卒勞百姓 赫赫師尹不平謂何 不躬不親庶人不信 並詩 誣上行私不可止也 不勝其弊未能寡怨於人 無潛怛之愛無忠利之教 上人疑則百姓惑下難知則君長勞 禮記 矯誣犯禁 政散人亡 衆誰適從 晉政多門 賞罰無章何以沮勸

吾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 並左傳 敝邑失政

天降之災　善人未勸淫人不懼　亟肆以疲之多方以誤之（左傳伍員云注曰肆猶勞也）厥政已甚（春秋夏五月公四不視朔穀梁傳曰天子告朔於諸侯受乎禰廟禮也公四不視朔厥政已甚矣）　上有困令　聽讒自亂聽諛自欺多易自怠恨多無親怨多不克　繁政害力繁賦害財　淫政破國動不時民乃不保　淫好破義言不恊民乃不和　淫采破服服不度民乃不順　淫文破典典不式教民乃不類（並汲冢周書）　上不知無以利事　下不力無以承順　佐不利無以集衆　卿不仁無以讓賢　伯不勤無以行令　度之天神則非祥也比之地物則非義也類之民則則非仁也方之時動則非順也咨之前訓則非正也上下儀之無所比度（周語靈王太子晉諫云）　變前之大章以忝天下　以智治國國之賊也（老子曰古之善爲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民之難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　水背源而流竭木無根而不長（北堂書鈔）　道德之旨未弘而鑠薄之風先搖　州犁上下其手而楚法以敝張湯輕重其心而漢刑以謬　上奢靡而望下朴素力役廣而冀農桑興不可得已（魏徵疏）　貪冒者謂能清貞者謂孤浮沉者爲賢剛正者爲愚位下而驕家貧而奢歲月漸漬不救其弊（唐書景雲中監察御史韓琬疏）　士人趨進者多廉退者少以善求事爲精神以能訐人爲風采捷

給若嗇夫者謂之有議論刻深若酷吏者謂之有政事

宋仁宗時韓絳疏 冗吏耗於上冗兵耗於下 王禹偁疏 命令數更之弊恩寵濫進之弊賜予不切之弊 尹洙疏 祖宗法惠民熙豐法惠國崇觀法惠姦 宋史靖康時孫傅對欽宗 今之守令以户口錢糧簿書爲急務至於農桑學校王政之本乃視爲虚文而置之不問 以農桑言之方春州縣下一文帖里甲申文狀而已守令未嘗親歷視種蒔次第旱潦預備之具也 以學校言之庠序之士國家資之以取人才之地也守令亦鮮有禮讓之實作其成器者朝廷首重社學守令徒具文案備照刷而已此守令未

知所務之失也 明紀事本末洪武中葉居升疏

弊政二

官邪 由官邪也 苟簡 之理注苟于權利簡于仁義

浚恒 易浚恒凶以深刺爲常也

鹵莽 莊子君爲政勿鹵莽

許謝錢 張巨坐贓報陳湯訟罪許謝錢二百萬

寫孝經 梁州刺史宋邊患多寇迷理寫孝經令家家習之蓋勳諫不從詔責之

不信吏 劉類爲弘農守每遣大吏出使隨覆察之白日於辟間鬬門夜使幹蕘察諸曹又以幹不足信云

皆問吏 王温舒爲中尉誅滅宣在內史事無大小皆問其守官吏令丞不得擅搖以重法繩之

遺禮義 賈誼曰商君遺禮義棄仁恩故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借父數年一切爲小治獨宦大能自行之難爲經也

窮人欲 滅天理而窮人欲

不率法 政不率法而制於心

無惻隱之實

貨行於言 後漢書貨行於言罪成於手

久不聞問 嚴助請爲會稽守數年不聞問詔曰聞者潤焉久不聞問助謝

多所侵刺 公孫瓚字伯圭常言衣冠自以職分富貴不謝人惠故所在侵刺百姓怨之

吏並侵漁 張湯每奏事至日旰天子忘食丞相充位而已於湯縣官所興未獲利姦吏並侵漁於是痛繩以罪自公卿以下至於庶人莫不指湯

田卒污萊 徽我牆屋田卒污萊

道殣相望 道殣相望而女富

上下相蒙 神怒人怨

布常無定 書

慢令致期 弗迪率典 弗若于政 並書

怠於其位 愚弄其民 事宄政重 刑肅俗敝 讒慝弘多 白帖

刑放於寵 政以賄成 刑放於寵

多所侵刺 史

武將 領刺史 初邵州以武將皆驕橫撓政元衡移疾去

前代弊政 張齊賢爲江南西路轉運使先是江南諸州小民居官地者有地房錢古州緣江地難論沒猶納句攔地錢編木而浮居者名木場錢皆前代弊政齊賢悉論免之

巧法折律 節文增辭

慢令致期 弗迪率典 弗若于政 並書

怠於其位 愚弄其民 事宄政重 刑肅俗敝 讒慝弘多 白帖

革弊事 宋史方臘起程振謂王黼

職始補外而以德行才術擢

者十不得所以百姓未安

宜乘此時建革天下弊事以

上當天意下順人心黼

欺罔苟且 循默奔競

日久弊深 呂公著還朝太皇太后遣使迎問所欲言公著曰先帝本意以寬省民力爲先而建議爲務故日久而弊愈深

前代弊政 張齊賢爲江南西路轉運使先是江南諸州小民居官地者有地房錢古州緣江地難論沒猶納句攔地錢編木而浮居者名木場錢皆前代弊政齊賢悉論免之

巧法折律 節文增辭

革弊事 宋史方臘起程振謂王黼

上慢下暴 盜思伐之矣易繫辭

亂政

時亂曰書　世亂則學校不修詩子衿篇　不軌不物謂之亂政左傳云公將如棠觀魚者臧僖伯諫云云　夏有亂政書于鼎叔向貽子產書曰夏有亂政而作禹刑　晉政多門又云晉人盟諸侯于平丘子產爭承曰昔天子班貢列尊貢重周之制也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懼弗給也諸侯修盟存小國也貢獻無極亡可待也晉人許之既盟子太叔咎之曰諸侯若討其可禦乎子產曰晉政多門貳偷之不暇何暇討國不競亦陵何國之爲　政在家門請繼室于晉云云又云齊侯使晏嬰　上陵下替左傳　太史令終古出奔商呂氏春秋云夏太史令終古出其圖法執而泣之夏桀迷惑暴亂愈甚太史令終古乃出奔如商　太史屠黍以其圖法歸周又曰晉太史屠黍見晉之亂也見晉公而無德義也以其圖法歸周　秦爲亂政漢書張耳傳　焚滅詩書圖籍散亂史記秦始皇云　天下學士逃難以亂濟亂大敗天下董仲舒傳　孔子之道抑孫吳之術興劉歆移書　長戟詰闕邊境雷動四野風起息夫躬傳　三輔苦之罵詈載道光武紀　瓜分齏切塵消鼎沸袁宏後漢書　編户騷動天下思亂　京室爲虛薛瑩帝贊云　天下騷動起爲盜賊續漢書靈帝時　黃巾盛於海嶽山寇暴於并冀典論云董卓遷大駕西都長安而山東大者連郡國中者嬰城邑小者聚阡陌以鑽相吞併會黃巾盛於海嶽山寇暴于并冀乘勝轉攻席捲而南鄉邑望煙而奔城郭觀壁而潰百姓死亡暴骨如莽　蕩覆王室典論云初平之元董卓殺主鴆后云云　帝躬擐甲冑稱無上將軍燿兵於平樂觀　火燒宮府　四方州郡擁强兵獻帝春秋　山無嶮幹澤無注水淮南子云夏之法　疾其長亂唐書杜鴻

漸以宰相鎮兩川時崔旰殺郭英乂據成都鴻漸憚其武先許以不死既見洪禮遇之不敢加譴責反委以政日與從事杜亞楊炎縱酒高會因

鬭通貨賄又云元

薦旰爲成都尹議者疾其長亂

鬭通貨賄載智略

開果久得君以爲文武才略莫已若外委主書卓英倩李待榮內劫婦言縱諸子鬭通貨賄擠忠良進貪猥凡仕進干請不結子弟則謁主書

國不鬭而日蹙事不立而日壞國用匱而無贏餘之蓄民力困而無休息之期貪臣聚斂以圖寵姦吏因緣而弄法唐書劉贊策

樹黨恣橫五代漢隱

帝即位楊邠史弘肇王章樹黨恣橫專權凌上劉氏猶侍太祖出入臥內車服驕幸以妻敬翔翔已貴劉鎮權貴往往附之寵信言事不下修別置典謁交結藩鎮攜貳于王

別置典謁五代史梁太祖得時溥寵姬劉氏愛上王

翔

覆舟自焚宋史張方平疏若新法行必有覆舟自焚之禍

斯人李師中嘗言今王安石者眼多白其似王敦他日亂天下必斯人也

天變不足畏王安石

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王安石

羣姦嗣虐毒流四海朱熹嘗言王安石汲汲以財利兵革爲先引用凶邪排擯忠直躁迫强戾使天下之人囂然喪其樂生之心卒之羣姦嗣虐毒流四海至于崇寧宣和之際而禍亂極矣

治亂自此而分基業自此而隳陳師錫言蔡京與弟卞同惡迷國誤朝而尤好大喜功銳於改作若果用之天下治亂自此而分祖宗基業自此而隳矣

稱威武大將軍俞山堂別集明正德十三年上自稱威武大將軍朱壽命內閣草制楊廷和不可辭疾不出乃名梁儲面趣草制儲對曰他事可將順此制斷不可草上大怒操劒儲免冠伏地泣諫曰臣逆命此劒儲免冠伏地泣諫曰臣以臣名君臣死不敢奉命良久上有罪願就死草制則以臣名君臣死不敢奉命良久上擲劒去乃自起之不復言草制矣及上度居庸關遂駐蹕宣府初江彬勸上于宮府治行宮越歲乃成糜費不可勝計復輦豹房所貯珍玩及巡遊所收婦女實其中上甚樂每稱曰家裏

鉅箝 漢趙廣漢字子都爲潁川俗朋黨廣漢
患之乃爲鉅箝削其主名以爲耳目 鈎距
又爲京兆善爲鈎距以得人情嘗呼亭長
界上亭長戲曰爲我多謝趙君廣漢知之 示詐示人以詐

任詭譎 間行察俗 羊續字興祖爲南陽守當入郡
乃羸服間行侍童子一人而已 借死狥軍 魏太祖軍
令長貪濁良猾盡皆知之也 中糧少主
簿請用小斗給軍糧祖曰善後軍中悉祖謂
主簿曰借汝死以謝衆乃斬之以狥軍士 使吏襲
姦 王温舒擇敢往吏
陰重罪縱使襲吏 問吏所聞 范甯爲豫章守
下屬縣採風俗吏假 欲遣十五議曹
所聞官長得失徐邈 歸還訊問 黄霸爲潁
行吏不敢舍郵亭食 事不敢隱 川遣吏按
甚苦食於路傍烏攫 吏還霸迎勞曰
烏所攫盡知其 其肉
行止事不敢隱也 功曹不敢隱 朱博
元爲馮翊長陵尚方 爲洛陽令又能 字子
博見其廢問之禁 摘姦伏
不敢隱博笑曰丈夫固時有是馮翊

譎以摘姦 王渙爲
以譎數發

欲灑卿恥技拭用能自効不禁且喜且懼對曰必死博
敕禁無得泄語有便宜輒記言以爲耳目擢禁連守縣
令久之名功曹責以禁等事使自疏取受賊 史人
當斷頭功曹不敢隱博削記使之不敢蹉跌
爲耳目 蓋寬饒爲宮志在奉公俸錢
月數千半給吏人爲耳目 晉文譎而不正

論語 朱博譎不敢欺 朱博每到官輒出奇
唐書劉禎累遷京兆尹任 騁譎怪 又曰裴延齡資奇
機譎爲政煩碎無大體 又劫士利專剝
下附上肆騁譎怪其進對皆他人莫敢言 變詐宋史
而延齡言之不疑亦 楊進
太祖以其樸直厚遇 禽獸者見必取而縱
禽獸乎太宗嘗令親吏臂鷹鵰于市進亟欲放之吏曰
此晉王鷹也進乃戒 親之曰汝善養視小民笑其變詐也
絕倫之事然後可既而又曰天瑞安可必得蓋有以人
力爲之者惟人主深信而崇之以明示天下則與天瑞

無異也

攜貳其徒　又曰間號霸王社椎剽奪囚鞏配三十一人又屬民爲保伍譏察其出入有盜則鳴鼓相援每發輒得盜有葛友者名在捕中一日自出首鞏欲食冠裳之假以騎從橐所購金帛隨之夸徇四境盜聞多出自首鞏外示章顯實欲携貳其徒使之不能復合也

使相猜阻　又曰夏竦陰間僚屬使相猜阻以鉤致其事遇家人亦然

多得事情　又曰孫冲爲吏所至以强幹稱然任鉤距多得事情

獨能如約　又曰元豐末蔡京秉政復差役法爲期五日同列病太迫京獨如約悉改幾縣催役無一違者詰政事堂白光光喜曰使人人奉法如君何不可行之有至紹聖間入權户部尚書章惇欲變役法置司講議久不決京謂曰取熙寧成法施行之爾何講焉惇然之

治民之末　明紀事本末解縉封事曰簿書民之末也

政不一

吾誰適從　士蔿謂晉獻公云狐裘蒙茸一國三公吾誰適從

國不堪貳　傳一與一奪　季文子謂晉七年之中一與一奪二三執甚焉

朝更夕改　政衆而惡國語

政令無常　增無所統一　唐書哥舒翰守潼關因風痺不能事事以軍政委田良丘使王思禮主騎李承光主步三人爭長政令無所統一

紛爭訾訾　又韓全義討吳少誠詔合十七鎮兵馬屬之全義無他方略號令惡稟監軍每議攻戰宦豎十數紛爭帳中小人好自異互訾訾不能決遂潰

政出多門　宋史高宗初立李綱上十事其一曰議本政謂政出多門宜一歸之于中書則朝廷尊同宋綬多是夷簡而參知政事蔡齊間有所異政事由此依違不決

依違不決　又曰宋宰相呂夷簡王曾論議數不

佞邪

无妄之往天命不祐　浚恒之凶始求深也　有言

不信　尚口乃窮　比之匪人　不恒其德或承之羞
變動以利言吉凶以情遷　情僞相感而利害生並易
無以利口亂厥官書　盜言孔甘　好言自口莠言
自口　巧言如簧顏之厚矣　無易由言　耳屬于垣
言之醜也　言之辱也並詩　君子不以口譽人情疎
貌親　小人溺於水君子溺於口　口費而煩易出而
悔　易以溺人　小人行險以僥倖並禮　巧言亂德
惡利口之覆邦家　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　巧言令
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　不有祝鮀之佞難乎
免於今之世矣　罔之生也幸而免　無而爲有虛而

爲盈約而爲泰難乎有恒矣　是故惡夫佞者　遠佞
人佞人殆並論　慢易以犯節沉湎以忘本　華而不
實怨之所聚　目動而言肆左傳史騅曰使者目動而言肆懼我也　視
流行遠不安其位　其言僭嫚　無信多私宋元公　姦
以事君吾所能御左傳叔向云止也　齊人執鄭詹書其佞
也　自齊逃來曰佞人來矣淮南子曰鄭詹入魯春秋曰佞人來佞人來　
極言無度　其口曲媚　曲躬要利並得厭求　面相
誣蒙及爾顛覆　說者流於辨得者亂於辨　安知是
諓諓者乎越語范蠡謂王孫子曰吾濱于東海之陂竈
面哉吾猶禽獸也又安知是諓諓者乎　展而不給愛而不仁詐而不智

毅而不勇直而不哀周而不淑大臣享其祿弗諫而阿之亦必及焉（王孫勝）　優施謂里克之曰暇豫之吾吾不如烏烏人皆敎茲暇豫事君乃歌之曰暇豫之吾吾不如烏烏集於苑已獨集於枯（晉語驪姬與優施謀殺太子驪姬使優施飲里克酒中飲優施起舞謂里克妻云云）　母爲夫人其子爲君可不謂苑乎其母既死其子又有謗可不謂枯乎（晉語里克曰何謂苑何謂枯優施云云）　撓志以從君廢人以自利（佞心翦翦謬悠之說荒唐之言）　恣縱不羈無稽之言（各興心而嫉妒驟經云衆皆競進而貪婪兮憑不厭乎求索羌內恕己以量人兮各興心而嫉妒）　荃蕙化而爲茅（楚辭楚辭云荃蕙化而不芳兮何昔日之芳草今直爲此蕭艾也）　雷開阿順而賜封之金（楚辭天問曰比干何

逆而抑沈之雷開阿順而賜封之金　明白不進荊棘成林　巧佞在人蔽悔姦臣浮說　連蕙蔭以爲佩　遇鮑肆而失香　浮雲忠正之何若改前賢之法度　喜囁如之妄詐（並北堂書鈔）

增佞言似忠姦言似信（李流語）　懷張湯之辨詐有盧杞之姦邪詭變多端敢行非度（蘇轍論呂惠卿）　傾險憸薄文辭淺繆（神宗時御史論神明逸）　挾巧詐之心濟傾邪之術（陳俊卿論湯思退倶宋史）　宇文士及之佞太宗灼見其情而不能斥李林甫姬賢嫉能明皇洞見其姦而不能退邪之惑人有如此者（元史許衡疏）

佞邪二

增 承意 汲黯云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寧令從諛承意陷主於不義乎縱不愛身柰辱朝廷何

順指 嚴光傳阿諛順指

巫媚 宋史太祖時史珪石漢卿用事張瓊輕侮之目為巫媚二人

俳優 又曰徽宗用王黼身為三公位元宰至陪扈曲宴親為俳優鄙賤之役以謔笑取悅

逢迎 又曰梁師成黠習文法稍知書政和間得君師成善逢迎希恩寵帝本以隸人畜之

附會 又曰林特天性邪險善附會

多詐不情 合辟事類漢公孫弘齊人多詐不情

口才得幸 元史順帝時哈麻有口才尤為帝所褻幸一日服新衣侍側帝方啜茶即噴茶於其衣哈麻視帝曰天子固當如是耶帝一笑而已

佞媚為心 唐書王義方彈李義府疏善柔成性佞媚為心

佞辭泉湧 又曰文宗與異長其光價

久自敗 又曰眞宗曰邪正之辨朕素惡注軍將李弘楚國元素名注殺之因見上請罪元素從之名注至蠖屈鼠伏佞辭泉湧元素不覺執手歎曲以金厚遺而遣之

佞而不仁 又曰魏徵疏曰晉中行穆伯攻鼓經年而不能下之為人也佞而不仁若使間倫請下之穆伯不應曰間倫之是賞佞人也佞人得志是使晉國捨仁而為佞雖得鼓將焉用之

挾詐任數 宋史楊偕奏夏竦邪傾險詐任數

眞姦邪 又曰仁宗嘗謂輔臣曰王欽若王曾對曰欽若與丁謂林特陳彭年劉承珪時謂之五鬼姦邪久在政府觀其所為眞姦邪也

益畏其口 又曰太宗頗任趙贊令難辨然久之自敗曰邪姦之迹雖曰十數人為耳目專伺中書樞密及三司事乘間白之太宗以為忠無他腸中外益畏其口

笑其姦 又曰哲宗廢孟后立劉后受冊之日百官仗衛陳於太廷是日天氣清晏安得巍立班中倡言曰今日之事上當天心下合人望朝士皆笑其姦佞

乃今信有佞人 唐書太宗嘗玩木也字文士及從容美歎帝正色曰魏徵嘗勸我遠佞人不識佞人為誰乃今信然謝曰南衙羣臣面折廷爭

陛下不得舉手今臣幸在左右不少有將順雖貴爲天子亦何聊帝意解　放鄭聲不若遠佞人　東軒筆記王荊公初爲參政因讀晏元獻小詞曰爲宰相而作小詞可乎平甫曰彼亦偶自喜而爲之耳其事業豈止如是呂吉甫爲館職亦在坐曰爲政必先放鄭聲況自爲之乎平甫正色曰放鄭聲不若遠佞人呂自是與平甫相失

貪暴

梁沈湎冒色敢行暴虐　作威作福玉食　害於而家凶於而國　降割於我家不少延　叨憯日欽劓割夏邑　欲敗度縱敗禮以速戾於厥躬　並書　正月大夫刺幽王在位貪鄙無功而受祿也　白華廢則廉恥缺矣伐檀刺貪也　終風刺虐也　碩鼠刺重斂蠶食於人貪而畏人若大鼠也　哀刑政之苛　斂怨以爲德下泉思治也曹人疾其王公侵刻下人不得其所以爾車來以我賄遷　並詩　率人以暴而人從之　不勝其弊唯戮是聞　棄命專殺不能致順至於用鉞　肆於人上以縱其淫　子木有禍人之心武有仁人之心以爲藪尾　趙文子云　其虐滋厚子產以爲萬　肆其罔極　視人如草莽芟殺其人　暴骨如莽　友易天常斬艾百姓叫天之無辜　陳良夫　駟顓殺鄧析而用其竹刑　浸欲崇侈不可盈厭　政以賄成　干國之紀　何沒沒也將焉用賄　象有齒以焚其身賄也　受焚之功取

貨於鄭　以玉賈罪　強奪商人無所還忌　內寵之妾肆奪於市外寵之臣僭令於鄙左傳晏子謂景公云云　山林藪澤之利所以與民共也而虞之非也穀梁傳　天子受獻無徵求求車非禮也求金甚矣桓十有五年天王使家父來求車穀梁傳曰古者諸侯時獻於天子以其國之所有故有辭讓而無徵求云云　君人者必時視人之所動人之所動勤於力則功築罕勤於財則貢賦少勤於食則百事廢　用人之力盡則懟　驕頑之虎見利無親　賄無成事　專利作威　今爾執政小人惟以貪諛　爵以賄成　飲食以親貨賄以處接利以合　厚顏忍恥遂非不悛　夏箴曰中不容利人乃以外刺　享一利亦得一惡晉語曰欒武子中行獻子圍公於匠麗氏乃召韓獻子獻子辭曰殺君以求威非吾所能爲也威行爲不仁事廢爲不智享一利亦得一惡非所務也　大雀善驚而難得黃口貪食而易得黃口從大雀則不得大雀從黃口亦可得孔子曰善驚以遠害利食以忘患君子慎所從也家語曰孔子見羅雀者所得皆黃口小雀則之曰大雀獨不可得何也羅者曰大雀云云　李林甫性陰密忍誅殺不見喜怒面柔令初若可親既崖穽深阻卒不可得也　沮害隱毒天下無不痛憤盧杞　嚴礪爲山東節度使貪昏苟得士民不勝其苦及節度東川擅沒吏民田宅百餘稅外加斂錢及芻粟

數十萬　黎幹性貪暴既復用不暇念治專狥財色附會嬖近挾左道希主恩並唐書　石保吉累授節度使家世將相多財所在有邸舍別墅雖饌品亦飾以綵繢好治生射利所至峻暴好殺待屬吏不以禮鎮大名也葉齊查道皆知名士嘗械以運糧　慓悍陰刻無所顧忌王安石子雱　徽宗時蔡薿出知杭州為政喜怒狥情任刑太慘西北戍卒代歸人得犒綃禁民與為市乃下其直強取之　蔡確自知制誥為御史中丞參知政事皆以起獄奪人位而居之士大夫交口咄罵而確自以為得計也　賈似道酷嗜寶翫聞余玠有玉帶求之已殉葬矣發其塚取之並宋　元至元二十八年虎入南城趙與票貧窶有守世祖曰得非指權臣為虎者邪　內通貨賄外示威刑元相阿合馬　仁宗朝內外監察御史四十餘人共劾右丞相鐵木迭兒桀黠姦貪陰賊險狠蒙上罔下蠹政害民並元史

貪冒一

上貪於利則下叛鄭元注禮記大學篇　先財後禮則民利禮記

貪貨棄命左傳貪貨棄命　安官貪祿說苑云安官貪祿營於私家不務公事懷其智藏其能主饑於論渴於策猶不肯盡節容容乎與世浮沈上下左右觀望如此者具

臣也 貪以敗官 左傳晉邢侯與雍子爭 貪人敗類 詩桑柔篇 貪受不祥 左傳 好利不顧 詩清人篇 貪婪無厭 尚左傳 懷璧賈害 左傳虞叔之以賈害也 爲富不仁 左傳云緡曰夫無罪懷璧其罪吾焉用此其季孫以不利魯國而求容焉親富不親仁君焉用之 受祿不讓至於斯亡 詩 違不出境則利祿也 禮表記 韋相楚君無令名於四方 聚斂無厭 晉中興書謝萬安石弟 聚斂取譏當世 國語云子 蓄聚無厭積禍滋多 緡雲氏 聚斂積實不知紀極 傳云緡不才子也 有豐富者誣以大罪 後漢書侯覽傳云覽兄參爲益州刺史民有豐富者輒以大逆皆誅滅之沒入財物 前後累億計太尉楊秉奏參檻車徵於道自殺京兆尹袁逢於派舍閱參車三百餘兩皆金銀錦帛珍玩不可勝數覽坐免 多饗大利猶思不義 左傳子服景伯 廢爲殘賊莫知其尤 非人其吉惟貨其吉 書冏命 不聞令德而聞重幣 左傳曰范宣子爲政諸侯之幣重鄭人病於子西以告宣子曰子爲晉國四鄰諸侯不聞令德而聞重幣僑也惑之 入錢五百萬以買司徒 後漢崔烈傳司徒 輸錢一億萬位至太尉 後漢書嵩貨賂中官靈帝時一億萬位至太尉 許芝每爭內 魏志許芝每祭內取百斤猶恨其少 公聚朽蠹三老凍餒 左傳云齊使晏嬰於晉叔向從之晏子與語叔向曰齊其何如晏子曰此季世也吾弗知齊其爲陳氏矣民參其力二入於公而衣食其一公聚朽蠹而三老凍餒國之諸市屨賤踊貴民人痛疾而或燠休之如流水欲無獲民將焉避之 慕容恒賣水 慕容評恒賣水與軍人 秋日淒淒百卉具腓 詩四月篇

貪冒二

原錢愧心 張武爲郎中令受賂愧其心

文帝賜錢以愧其心

金行賂 陶朱公仲男殺人送楚朱

公使長子以千金賂莊子以免

歸罪賜衣 吳祐字季英爲膠東相喬

曰君如此何忍欺促歸罪過知仁使歸其父遷以衣賜之

受賂賜錢 皇甫嵩字義眞

爲冀州牧吏有罪受賂嵩吏賜錢懷慙或至自殺

不汝疵瑕 楚文王謂申侯貪而無厭予取予求不汝疵瑕

自圖進退 薛宣字贛君爲馮翊高陵令楊湛

罪贓察湛有改節敬宣之令湛自圖進退湛即時解印綬爲記謝宣而去謝游特名儒輕宣宣獨移書顯責之游得書亦解印綬去

敗官爲墨 貪以敗官爲墨

于貪子產作丘賦國人謗之渾罕曰君子作法於貪澈將若何

賄賂公行 陶朱公仲男殺人送楚朱

府慎侵欲不忌 左傳郤至曰世之亂也諸侯貪冒侵欲不忌爭尋常以盡其民

通賕謝 唐書于休烈文之黨門皆通天下賕謝

嗜權利 又曰韋皐沁蜀二十一年以侈藏又曰韋皐沁蜀二十一年以侈藏橫務蓋藏之故劉闢階之爲亂

不保其貪 又曰于緯性貪冒縱親戚尼婚屑相稽若市賈然

若市賈 又曰于緯性貪冒招納財賄猥屑又曰李石用韓益判度支石曰石本以益知財利不保其貪

素無清譽 宋史宋眞宗嘗諭臣下曰李昌齡素無清譽

招賂遺 元史曰桑哥既專政凡銓調內外官皆招賂遺

販爵 由於已而宣敕當由中書桑哥以爲言

禁密語 世祖乃命自今宣敕並付尚書省由是以名爵爲貨而販之綱紀大壞人心駭愕

狼籍 唐書裴光庭子冕貪鄙狼籍司農卿時杜黃裳爲尹名坦破產盡察之坦曰凡居官廉雖大臣無厚畜其能積財者必剝下以致之如子孫善守是天富不道之家不若恣其不道以歸於人黃裳驚其言自是遇加厚

破產 又曰盧坦爲河南尹坦立堂下曰其家子與惡人遊錢巨萬乃賑斥

盜縣官財又曰張滂謂班宏爲度支不一歲家輒鉅億億馬產第侈擬王公非盜縣官財何以然

商販部中宋史夏竦性貪數商販部中在并州使其僕貿易爲所侵盜至杖殺之積家貲累鉅萬

牟賊聚斂唐書元載賊聚斂無涯藝子牟利黷貨與曾布厚利爲小訓狐人目爲小訓狐

非賄謝不與官唐書自至德乾元以來天下戰討啟巧塡委官賞繆紊永泰後稍平定而元載用事非賄謝不與官刻塞公路綱紀大壞

賂多者得善州五代史後唐廢帝立劉延朗專任事諸將當得善州者不以功次爲先後納賂多者得善州或久而不得由是人人皆怨

掊剋

原多賦斂也初稅畝穀梁傳云初稅畝古者公田什一藉而不稅

多賦斂說苑云晉平公好樂田萊多荒詩大東篇

杼軸其空詩大東篇

重賦於民

貢禹傳云

侵刻小民于薛傳云

頭會箕斂漢書頭會箕斂服虔曰吏到其家人頭數出穀以箕斂之

民飢重斂管子

賦斂甚數太公兵法

賦斂羌胡後漢馬防兄弟貴盛多收馬畜賦斂羌胡帝不喜之

收田畝錢後漢書靈帝紀中平二年稅天下田畝十錢

責治官錢靈帝紀云

海內虛耗戶口減半前漢昭帝賛曰孝武奢侈海內虛耗戶口減半

縣役無止時徵發傾四海傅元擬班氏詩

勾剝唐書皇甫鎛以吏道進既由聚斂勾剝爲宰相至雖市道皆嗤之

厚苞苴橫賦貞元時方鎭設邸閣居茶取直因視商人他貨橫賦之

宋史紹興中監察御史顏師魯言比年好進之徒平時交結權倖一紆郡綫皆掊以貪敗

搜市廛唐書裴延齡嘗奏勾獲乾隱二十萬緡乃大搜市廛奪所入以獻功號曰敕索佛鬱其直名曰和雇弗與之庸

痛誅斂

又曰崔寧即崔旰見蜀地險饒於財而朝廷不甚有紀乃痛誅斂使弟寬居京師以賂厚謝權貴深結元載父子

厚誅斂 又曰王鉷厚斂媚天子意

閭里為空 峻責租調 又曰貞元二十年關輔饑李實為司農方務聚斂以結恩民訴府一不問

德宗訪外疾苦實詔曰歲儉責租調人窮無告至撤屋鬻苗輸於官乃聚斂驟

陞 元史曰至元年間右丞盧世榮以

掊克聚斂驟陞執政權傾一時 利在掊克 宋史蕭振

出知成都安撫制置使軍餉適闕振奏留對糴米八萬斛以足軍食以其直歸計所總計者利在掊克即先告

檜謂振唱為闕乏之語風御史劾其要譽復謫池陽而

總計者以諮得蜀帥既而專用羅織掊克其民民益思

振 峻刻軍賜 唐書長慶初張弘靖代劉總為盧龍節度使不通大體峻刻軍賜專以法根治

之 峻刻賞格 宋史川陝宣撫使吳玠言都轉運使李迨峻刻賞格迨亦奏玠苛費帝以問勾

壽濤曰玠忠在西蜀縱費寧可

厲第移迨他路可耳帝然之 一以掊克為事 元史阿合

馬立制國用使司專總則賦一以掊克為事崔斌曰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 以錙銖掊克為功 又曰中書右丞盧世榮以貨利得幸權要為貴官陰結貪刻之黨以錙銖掊克為功 復用此輩將何以堪 金史金廷議選戶部官往往舉聚斂苛刻以應詔完顏閭山曰民勞至矣復用此輩將何以堪

暴虐一

原 夏王滅德作威 湯誥 商王罪人以族 泰誓 斬艾百姓 泰誓

害虐烝民 書多方篇 降災下民 泰誓 民不勝痛 漢武故事云 民泣於道 漢書王莽傳云 視民如讐 左傳春秋感精符 毒痛四海 流毒下國 剝喪元良 泰誓 殘賊天下 尚書中候云 道路以目 今間大姦民如讐 子西曰

目國語云厲王虐國人謗王　海內無聊前悅漢紀云武帝奢侈　敖虐是作書益稷篇　敢行暴虐書微子篇　焚炙無罪墨子云殷紂　焫鋸斷頭左傳　率割夏邑湯誓　劓割夏邑書多方篇　殺季歷竹書紀年云文丁十一年周公季歷伐翳徒之戎獲其三大夫來獻捷王殺季歷　殺管修左傳云楚作亂殺管也　醢九侯帝王世紀曰九侯入爲紂三公云云　炙翼侯帝王世紀云紂　囚箕子史記殷本紀　刳孕婦泰誓曰剖孕婦　殺人恐弗勝韓詩外傳云龍逢諫紂　炮烙始於厲斗淮南子於象箸炮烙　銅柱加於爨炭帝王世紀紂爲銅柱以膏塗之　用鄧子於次睢左傳云宋公使鄭文公用鄧子於次睢之社　用隱太子於岡山左傳楚子　脯九侯以饗諸侯禮明堂篇紂亂天下云云　酌梅酒

以賜文王帝王世紀　殺人不忌爲賊左傳晉邢侯與雍子爭云云　慢令致期謂之賊　百姓憔憔若崩厥角泰誓　小大戰戰懼於非辜仲虺之誥　罔密文峻姦軌不勝漢景帝紀　天降罪罟姦賊內訌　封豨其士猰窳其民揚雄長楊賦云　爛金爲烙骨肉成泥桓子新論云紂爛金爲烙滛酒爲池胥肉成泥　虐而好劒鑄必試之左傳莒庾　舍我穡事而割正夏湯誓　以虎充市而視者驚世紀云紂之爲　赭衣半道所謂天賊　徵文深詆殺甚衆史記減宣傳云宣爲御史丞　晝夜驗治竟致死事前漢張敞傳云　繫舜有所案驗舜以敞劾奏當免不肯爲敞竟事曰五日京兆耳安能復案事敞收舜繫獄案事吏晝夜驗治舜竟致死事　寧見乳虎無直寧成怒前漢酷吏傳云寧成爲關都尉歲餘關吏其死衙政

稅肆郡國出入關者號曰寧見乳虎無直寧成之怒其暴如此　流血成川號曰屠伯

王隱晉書云苟晞爲青州刺史云云　蠭賊蠭疾靡有夷届　罪罟不收

靡有夷瘳並詩瞻卬篇　棄五帝之德刑推三王之法籍淮南子云夏桀　剖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泰誓　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史記始皇本紀　孫嬰褓亦投嶺南　肆斬殺怖天下　縱酷吏爲爪吻

增諸王牽連死滅殆盡子

宗姓侯王骨髓將相駢頸就鉄血丹猘户　遣使六道詢鞫流人萬國俊一日戮三百餘人劉光業殺者九百人王德壽殺七百人其餘亦不減五百人希功於上惟恐殺人之少武后久乃知其冤也　凶人告訐遂以爲常推劾之吏鑿空投隙　朝與爲寇夕與爲讎　一羅攝遣與妻子決　周用仁昌泰用刑七

六宅韓建劫唐昭宗幸其鎮誣諸王謀反以兵圍十六宅諸王皆登屋叫呼盡殺之　以暴虐殺戮爲事梁太祖　數百人同一坑梁太祖弒唐昭宗時諸王家屬數百人皆遇害同爲一坑　少長以次就戮唐臣王師範攻梁朱友寧戰死後兵敗降梁授河陽節度使友寧妻泣謂太祖以讐人猶在朝廷乃遣人就河陽族滅之使者至先掘坑於外乃入告之卽範設席爲具與諸宗族飲酒謂使者曰序下愧先人酒半令少長以次就戮於坑時人哀之　作燒煮劊刖刀山劒樹之刑南漢劉巖作此刑太祖聞之驚駭曰吾當救此一方之民　臣下有忤意必族其家宋史北漢劉繼元性殘忍在太原臣下有忤意必族其家傷不可勝紀　草菅勲舊臣明紀事本末左丞相胡惟庸曰主上草管勲舊臣何有我死等耳寧先發乃謀逆　僚屬黨與凡萬五千人又曰胡惟庸之獄

坐黨論死者可二萬人又曰藍玉之獄清宮三日又曰燕王即位清宮三日內官皆留十族並戮又曰方孝孺不屈文皇曰獨不便十族奈我何遂籍十族每遠至輒示孝孺孝孺執不從乃及母族林彪清等妻族鄭原吉等九族既戮亦皆不從乃及朋友門生廖鏞林嘉猷等為一族並坐然後詔磔於市坐死者八百七十三人妻鄭氏與諸子皆先經死悉燔削方氏墓經

暴虐二

原 臥虎後漢董宣為洛陽令人號卧虎語曰抱鼓不鳴董少平

武健嚴酷鷹擊毛摯 猜禍溫舒為中尉名猜禍吏任之其爪牙吏皆虎而冠

虐於百姓作威倚法以作威 敷亂杖魏劉頠為弘農守過無大小亂杖撾之吏人掘地求錢每遣大吏輒使小吏覆察之 猛於

虎苛政烈於火天吏逸德吏時有諫秦稱說云尺法無奈生所言聖人道何且歸待堯舜君也 殺婦人黃昌為陳相縣民彭氏造高樓臨道昌行縣彭氏婦人登樓而觀昌乃殺之 窜成怒見暴虐 商君法商鞅立法治秦 戒軟弱尹賞將死戒子曰為吏正坐殘賊免思功效則復進用一坐軟弱不勝任則無有起時 驚神速王溫舒為河內具私馬五十匹驛奏事不過二日得報郡中驚其神速時於旁郡追求賊會吞至溫舒數曰使冬月益展一月足吾事矣 慢經界孟子暴君汚吏慢其經界 密法令法令甚上下相遁遁避也 不戒視成謂之暴慢令致期謂之賊 不教而殺謂之虐 重足一迹人畏窜成 流血數里嚴延年為河南守冬月屬縣內流血數里河南人號屠伯張敞書戒之答曰誘盛苗穢不可不除母婦墓待喪 地曰木杵詳酷吏 刺骨吹毛白帖 肴殘孽

唐書肅宗時京兆尹鄭叔清李齊物坐殘虐罷　昏暴　五代史劉銖爲政昏暴民被其毒　以目語　來俊臣治獄纖介皆入于死中外爇息至　以目語　上急變　唐書來俊臣引不逞百輩上急變誣　虺公卿　號大蟲　宋史卞衮太宗時歷淮南轉運使充鹽鐵副使累掌財賦號爲稱職　然性慘毒掊克嚴峻專事搥楚至有大蟲之號　逢乳虎　又曰韓縝以天章閣待制知秦州秦人語曰寧逢乳虎莫逢王汝縝字玉汝言其暴酷也　性尤酷暴　五代史南漢劉晟殺弟自立性尤酷暴

猜阻忮忍　唐書令狐彰猜阻忮忍者輒死　皆下蠶室　五代史劉銖目百官爲門外人羣臣小過及士人釋道有才畧可備問者皆下蠶室令得出入宮闈　赤氛冒門　唐書曹華爲橫海節度副使時朝廷披鄆爲三鎮明年王遂詔華往代視事三日合軍大譟華甲起於幕環之凡令曰天子以鄆人吏戍有轉徙勞欲厚賞之請鄆人右州人右既而出州兵乃闔門大言曰天子有命誅殺帥者甲赤氛冒門禹丈餘斬千二百人血流殷渠

禹　巧詆張湯　慢虐神人　暴殄天物　報虐以威　殺人以逞　朝令暮具　上慢下暴　滅德作威　以蕩陵德　白帖

亡徵

原　國家將亡必有妖孽　禮中庸　國家將亡神又降之　左傳

夏之亡也回祿信於聆隧　國語注云回祿火神再宿爲信聆隧地名　商之亡也夷羊在於牧野　國語注云夷羊神獸牧商郊牧野　厲弧箕服實亡周國　史記周本紀幽王嬖褒姒云　楚矢箕服是喪　王國璞語幽王

山崩川竭亡之徵也　史周本紀幽王二年　其細已甚民弗堪也　左傳云吳公子札來聘請觀於周樂爲之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　鬼哭

山鳴帝王世紀云殷紂六月雪或雨赤血云云　黃神嘯吟淮南子云夏桀之時五星錯行世紀云桀時攝提移處　三川皆震史記周本紀云幽王二年西周如之　桀失玉鏡尚書考靈曜云　亡金虎河圖云金虎喻秦君也　亡玉羊易緯云泰山失金雞西岳亡玉羊也　天奪之監左傳云虢公敗戎於桑田郭偃汲冢周書史記解云狠而無親宗職多亡　天降時喪尚書曰虢必亡矣　狠而無親執事不從宗職無立功縣宗以亡　狠而不和韓非子亡徵篇云狠剛而不和不顧社稷而輕為詳後　秦三七之虎漢武故事　漢赤金漸微漢南云　伐智而專事史記解云昔者曲集之君伐智而專忠良皆伏愉州氏伐之君孤而無使曲集以亡　愎諫而好勝韓非子亡徵篇云愎諫而好勝不顧社稷而輕為自信者可亡也　太心無悔國亂自多國亂而自多不料境內

之資而易其鄰敵者可亡也　期而不當言而不信世紀云殷紂　喜遥不周於法亡徵篇云喜遥而不周於法好辯說而不求其用濫於文麗而不顧其功者可亡也　簡侮大臣聽以爵不待參驗又云聽以爵不待參驗用人為門戶者可亡也　恃交援而簡近鄰又云恃交援而簡近鄰怙強大之救而侮所迫之國者可亡也　親臣進而故人退不肖用事而賢良伏又云親臣進而故人退不肖用事而賢良伏無功貴而勞苦賤如是則下怨者可亡也　挫辱大臣而狎其身刑戮小民而逆其使又云挫辱大臣而狎其身刑戮小民而逆其使懷怨思恥而專習則賊生賊生者可亡也　羣臣易慮又云太子危如是則羣臣易慮易慮者可亡也　亞怒生變史記解云昔者有藥氏有亂臣而責任之以權擅國而主斷君已而奪之臣怒

而生變有巢以亡　以智矯法以私禁公亡徵篇云婬以智矯法時以私禁公法變易號令數下者可亡也　淺薄而易見漏洩而無藏不能周密而通羣君之語者可亡也　怯懾而弱守蚤見而心柔懦知有謂可斷而弗敢行者可亡也　多怨而好兵用兵簡本敎而好戰攻者可亡也　饕貪而無饜又云饕貪而無饜近利而好得者可亡也　后妻嬖亂主母畜孽又云后妻嬖亂主母畜孽通男女無別是謂兩生兩生者可亡也　后妻賤而婢妾貴又云后妻賤而婢妾貴太子卑而庶子尊相室輕而典謁重如此則內外乖內外乖者可亡也　女子用國刑餘用事又云不爲人主之孝而慕匹夫之智用又云婢妾之言聽內悲惋而數行不法者可亡也　婢妾之言聽愛玩之智用外輕其適正庶子稱衡又云輕其適正庶子未定而主即世者可亡也　太子卑而庶子尊見上　大臣兩重父兄衆強又云大臣兩重父兄衆強內黨外援以爭事勢　嬰兒爲君大臣專制又云嬰兒爲君大臣專制樹羈旅以爲黨數割地以待交者可亡也　權專於臣刑專於民史記解云樂專於君者樂專於臣權專於臣則刑專於民君娛於樂臣爭於權民盡於刑有虞氏以亡解云爵小不勝祠者亡昔有鄶君齒儉減爵損祿羣臣卑謙上下不臨禁罰不行重氏伐之鄶君以亡　貴臣相妬大臣隆盛亡徵篇云貴臣相妬大臣隆盛外敵國內困百姓以攻怨讐而人主弗誅者可亡也　國小而家大權輕而臣重又云凡人主之國小而家大權輕而臣重者可亡也　命將太重任守太尊又云出軍命將太重任守太尊專制擅命徑爲而無所請者可亡也　大臣甚貴偏黨衆強又云大臣甚貴偏黨衆強壅塞

主鬻而重擅國者可亡也　官職可以重求爵祿可以貨得又云官職可以重求爵祿可以貨得者可亡也　罷露百姓煎靡貨財又云好宮室臺榭陂池事車服器翫好罷露百姓煎靡貨財者可亡也　增未亂自謂必無亂未亡自謂必無亡　甲兵亟動徭役不息　子女玉帛是求宮宇臺榭是飾　外示威重內行險忌　讒邪者進忠正者退上下相蒙人不堪命　魏徵疏言隋事　陳勝吳廣不獨起於秦赤眉黃巾不獨生於漢　劉蕡策　藩鎮日橫天子旰食　李石對　惡德流布福祚不長　劉栖楚疏　王命不出劒門　唐黃巢之亂僖宗出奔　登樓思歸大內　李茂貞犯京師昭宗將奔太原韓建遣子允請幸華州昭宗幸其鎮建遂欲制之昭宗登齊雲樓西北顧京師作菩薩蠻詞三章其卒曰野煙生碧樹陌上行人去安得有英雄迎歸大內中　酒酣與從臣悲歌泣下　宗至萬勝鎮不得進與元行欽登道旁家置酒相顧泣下有野人獻紳問其家名曰愁臺也莊宗益不悅因罷酒去　飲道旁　登愁臺　後唐明宗反莊　趙寶子　天水碧　南唐李煜在位日先是江南民間有服玩侈靡者人諭之必對曰此物屬趙寶子又煜下其色愈鮮明煜嫌之自是宮中競收露水染碧以衣之謂之天水碧及江南滅方悟趙國姓也寶年號也天水趙之望也　新年餘慶嘉節長春　五代史孟昶在蜀每歲除命學士爲詞題桃符置寢門左右末年學士辛寅遜撰詞昶以其非工自命筆題云新年納餘慶嘉節號長春以其年正月十一日降太祖命呂餘慶知成都府而長春乃聖節名也　未聞以宗廟爲憂危亡爲懼　尹洙疏　大臣不畏公論小臣趨利附下　威柄下移怨讟歸上　左右無輔拂之士守邊無禦侮之臣　開境土以速邊患耗賦財以弊

民力 歲穀不登倉庾空竭民人流亡盜賊數起徽宗時韓宗武上疏言事有徵漸而不可不察者五

原杜氏通典曰穀者人之司命也地者穀之所生也人者君之所治也有其穀則國用備辦其地則人食足察其人則徭役均知此三者謂之治政夫地載而不棄也一著而不遷也安固而不動則莫不生殖聖人因之設井邑列比閭使察黎民之數賦役之制昭然可見也自秦孝公用商鞅計乃隳經界立阡陌雖獲一時之利而兼并踰僭興矣降秦以後阡陌既弊又爲隱覈隱覈在

乎權宜權宜憑乎簿書簿書既廣必藉衆功藉衆功則政由羣吏政由羣吏則人無所信矣夫行不信之法委政於衆多之胥欲紀人事之衆寡明地利之多少雖申商督刑撓首總算亦不可得而詳矣不變斯道而求理者未之有也夫春秋之義諸侯不得專封大夫不得專地若使豪人占田過制富等公侯是專封也買賣由已是專地也欲無流冗不亦難乎陶唐以前法制簡略不可得而詳也及堯遭洪水天下分絶使禹平水土別九州冀州厥土唯白壤（無塊曰壤）厥田惟中中（田第五）兗州厥土黑墳（色黑而墳起）厥田唯中下（第六）青州厥土白墳厥田惟上下（第三）徐州厥土赤埴墳（土黏曰埴）厥田惟上中（第二）揚州厥土惟塗泥（地濕泉）厥田惟下下（第九）荆州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中（第八）荆河豫州厥土青黎（色青黑沃壤也）厥田惟下上（第七）雍州厥土惟黄壤厥田惟上上（第一）九州之地定墾者九百一十萬八千二十頃虞夏殷三代凡千餘載其間定墾書冊不存無以詳焉　周文王在岐（今扶風郡岐山縣）用平土之法以爲治人之道地著爲本（地安土謂）故建司馬法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十爲終終十爲同同方百里同十爲

封封十爲畿畿方千里故丘有戎馬一疋牛三頭甸有戎馬四疋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一同百里提封萬井戎馬四百疋車百乘此鄉大夫采地之大者是謂百乘之家一封三百六十六里提封十萬井定出賦六萬四千井戎馬四千疋車千乘此諸侯之大者謂之千乘之國天子之畿内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戎馬四萬疋兵馬萬乘戎卒七十二萬人故曰萬乘之主小司徒之職乃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數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

者家二人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以任地事而令貢賦凡稅斂之事任土之法以物地事授地職而待其政令（任土者任其力勢所能生育且以制貢賦也物色之以知其所宜之事而授農牧衡虞使職之）以廛里任國中之地以場圃任園地以宅田士田賈田任近郊之地以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地以公邑之田任甸地以家邑之田任稍地以小都之田任縣地以大都之田任疆地（謂廛里者若今云邑居里也圃樹果蓏之屬季秋于中爲場樊圃爲之園宅田者致仕之家所受士田所謂圭田也賈田在市賈人其家所受田也官田庶人在官者其家所受田也牛田牧田畜牧者之家所受田也賞田者賞賜之田公邑謂六遂

餘地天子使大夫治之自此以外皆然家邑大夫之采地小都卿之采地大都公之采地王子弟所食邑也疆五百里王畿界也民受田上田夫百畝中田夫二百畝下田夫三百畝歲耕種者爲不易上田休一歲者爲一易中田休二歲者爲再易下田三歲更耕之自爰其處爰於也更謂三歲即與別家佃以均厚薄農民戶人已受田其家衆男爲餘夫亦以口受田如比比例也必滿反士工商家受田五口乃當農夫一人口田二畝此謂平土可以爲法者也若山林藪澤原陵淳鹵之地淳盡也澤鹵之田不生穀各以肥磽多少爲差磽磽确謂瘠薄之田民年二十受田六十歸田七十以上上所養也十歲以下上所長也二十以上上所強也勉強勸之令習事孟子曰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均穀祿不平是故暴君汚吏必慢其經界經界既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秦孝公任商鞅鞅以三晉地狹人貧三晉韓趙魏三卿今河東道之地秦地廣人寡故草不盡墾地利不盡出於是誘三晉之人利其田宅復三代無知兵事而務本於內而使秦人應敵於外故廢井田制阡陌任其所耕不限多少孝公十二年之制數年之間國富兵強天下無敵漢孝文時民近戰國皆多背本趨末賈誼說上曰古之治天下至纖至悉故其畜積足恃今背本而趨末遊食者甚衆是天下之大殘也帝感誼言始開籍田躬耕以勸百姓誥曰

以口量地其於古猶有餘而食之甚不足者無乃百姓之從事於末以害農者蕃（蕃多也）為酒醪以靡（靡散）穀者多（靡讀曰縻）六畜之食焉者衆與其與丞相列侯吏二千石博士議之有可以佐百姓者率意遠思無有所隱晁錯復說曰聖王在上而民不凍饑者非能耕而食之織而衣之（食讀曰嗣）為開其資財之道也故堯禹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國亡捐瘠者以畜積多而備先具也今海內為一土地人民之衆不避湯禹加以亡天災數年之水旱而畜積未及者何也地有遺利民有餘力生穀之土未盡墾山澤之利未盡出也游食之民未盡歸農

也方今之務莫若使民務農而已矣欲民務農在于貴粟貴粟之道在於使民以粟為賞罰帝從之其後務教農本倉廩充實孝景元年制曰間者歲比不登民多乏食天絕天年郡國或地磽陋無所農桑穀畜或地饒廣薦草莽（草稠曰薦草深曰莽）水泉利而不得徙其議民欲徙寬大地者聽之後元三年詔曰農天下之本也黃金珠玉饑不可食寒不可衣以為幣用間歲或不登意為末者衆農民寡也其令郡國務勸農桑益種樹可得衣食物孝武外事四夷內興功利役費並興而民去本董仲舒說上曰春秋他穀不書至于麥禾不成則書之以此見聖

反字或作畎　歲代處故曰代田也易古法也后稷始畎田以二耜爲耦并兩耜而耕廣尺深尺曰畎長終畝一畝三畎一夫三百畎而播種於畎中播布也種謂穀子苗生葉以上稍耨壟草耨鉏也因墳其土以附苗根墳謂下之音頒故其詩曰或耘或耔黍稷儗儗音擬儗盛貌芸除草也耔附根也言苗稍壯每耨輒附根比必寐反盛暑壟盡而根深能風與旱能讀曰耐故儗儗而盛也其耕耘下種田器皆有便巧率十二夫爲田一井一屋故畝五頃九夫爲井三夫爲屋夫百畝漢時二百四十步爲畝古於古爲十二頃古百步爲畝千二百畝則得今五頃也常過縵田畝一斛以上縵田謂不畎畎音莫幹反善者倍之善爲畎者又過

人於五穀最重麥與禾也今關中俗不好種麥是歲失春秋之所重願陛下幸詔大司農使關中民益種宿麥令毋後時宿麥謂苗經冬又曰秦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買賣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漢興循而未改古井田法雖難卒猝音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贍不足名田占田也各爲立限不使富者過制則貧弱之家可足也塞并兼之路然後可善治也竟不能用元狩三年遣謁者勸種宿麥舉吏人能假貸貧人者以名聞及末年帝悔征伐之事乃封丞相田千秋爲富民侯下詔曰方今之務在於力農以趙過爲搜粟都尉過能爲代田一晦三畎畎畎廣也晦音工犬

緩田二斛以上過使教田太常三輔太常主諸陵有民故亦課田種大農置工巧奴與從事爲作田器二千石遣令長三老力田及里父老善田者受田器學耕種養苗狀爲法意狀民或苦少牛無以趨澤趨讀曰趣及也澤雨之潤澤故平都令光教過以人輓音晚犁輓引也史失光姓過奏光以爲丞教民相與庸輓犁庸功也言換功共作也義與庸賃同率多人者田日三十晦少者十三晦以故田多墾闢過試以離宮卒田其宮壖而緣反地離宮別處之宮非天子所常居也壖餘也宮壖地謂別垣之內內垣之外也諸緣河壖地廟垣餘地其義皆同守離宮卒閒而無事因令於壖地爲田課得穀皆多其旁田晦一斛以上令命田家三輔公田令使也命者教也令離宮卒教其家田公田也又教邊郡及居延城居延

張掖縣也時有甲卒也是後邊城河東弘農三輔太常民皆便代田用力少而得穀多至孝昭時流民稍還田野墾闢頗有畜積孝宣地節三年詔曰郡國宮館勿復修治流民還歸者假公田貸種食種五穀種孝元初元元年以三輔太常郡國公田及苑可省者振業貧民江海陂湖園地屬少府者以假貧民勿租賦建昭五年詔曰方春農桑興百姓戮力自盡之時也故是月勞農勸桑無使後時不良之吏覆按小罪徵召證按興不急之事以妨百姓使失一時之作亡終歲之功公卿其明察申飭之孝成帝之時張禹占鄭白之渠四百餘頃他人兼并者類此而

人彌困陽朔四年正月詔曰洪範八政以食爲首斯誠家給刑措之本先帝勑農薄其租稅寵其强力令與孝弟同科間者民彌惰怠鄉本者少趨末者衆將何以矯之方東作時其令二千石勉勸農桑出入阡陌致勞來之孝哀即位師丹輔政建言古之聖主莫不設井田然後治乃可平孝文皇帝承亡周亂秦兵革之後天下空虛故務勸農桑帥以節儉民始充實未有兼并之害故不爲民田及奴婢爲限今累世承平豪富吏民貲數鉅萬而貧弱逾困蓋君子爲政貴因循而重改作所以有改者將以救急也亦未可詳宜略爲限天子下其議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奏請諸侯王列侯皆得名田國中列侯在長安公主名田縣道及關內侯吏民名田皆無過三十頃諸侯王奴婢二百人列侯公主百人關內侯吏民三十人期盡三年犯者沒入官時田宅奴婢賈爲減賤丁傅用事董賢隆貴皆不便也詔書且須後須待也遂寢不行孝平元始元年置大司農部丞十三人人部一州勸農桑二年定墾田八百二十七萬五百三十頃蓋紀漢盛時之數據元始二年戶一千二百二十三萬六步有奇王莽簒位下令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屬皆不得買賣其男口不盈八而田過一井者分餘田與

九族鄰里鄉黨故無田今當受田者如制度敢有非井田聖制無法惑衆者投諸四裔於是農桑失業食貨俱廢百姓涕泣於市道坐買賣田宅奴婢自諸侯卿大夫至於庶人抵罪者不可勝數經二年餘中郎區博諫曰井田雖聖王法其廢已久周道既衰而人不從秦順人心改之可以獲大利故滅廬井而置阡陌遂王諸夏訖今海内未厭其弊今欲違人心追復千載絶迹雖堯舜復生而無百年之漸不能行也莽知人愁乃以許賣其後百姓日以凋弊　後漢之初百姓虚耗率土遺黎十纔一二光武建武十五年詔下州郡檢覆墾田頃畝及戶口年紀河南尹張伋及諸郡守十餘人坐度田不實下獄死順帝建康元年定墾田六百八十九萬六千二百七十一頃五十六畝九十四步（據建康元年戶九百九十萬戶合得田七十畝有奇）荀悦論曰昔文帝詔除人田租且古者十一而稅以爲天下之中正今漢人田或百一而稅可謂鮮矣然豪富強人占田逾多其賦大半官收百一之稅而人輸豪強大半之賦官家之惠優於三代豪強之暴酷于亡秦是以惠不下通而威福分於豪人也今不正其本而務除租稅適足以資富強也且夫井田之制不宜於人衆之時田廣人寡苟爲可也然欲廢之於寡

立之於衆土田布列在豪强卒而革之並有怨心則生紛亂制度難行既未悉備井田之法宜以口數占田爲之立限人得耕種不得賣買以贍貧弱以防兼并且爲制度張本不亦宜乎崔寔政論曰聖人分口耕耨地各相副使人勞逸齊均故有移人通財以贍蒸黎今青徐燕冀人稠土狹不足相供而三輔左右及涼幽州內附近郡皆土廣人稀厥田宜稼悉不墾發小人之情安土重遷寧就饑餒無適樂土之慮故民之爲言暝也謂暝暝無所知猶羣羊聚畜須主者牧養處置置之茂草則肥澤繁息置之磽鹵則零丁耗減是以景帝六年詔郡

國令人得去磽狹就寬肥至武帝遂徙關東貧人於隴西北地西河上郡會稽凡七十二萬五千口後加徙猾吏於關內今宜復遵故事徙貧人不能自業者於寬地此亦開草闢土振人之術也仲長統昌言曰遠州之縣界至數千而諸夏有十畝共桑之迫遠州有曠野不發之田代俗安土有死無去君長不使誰能自往緣邊之地亦可因罪徙人便以守禦　晉武帝太始八年司徒石苞奏州郡農桑未有殿最之制宜增掾屬令史有所巡察帝從之苞既明勸課百姓安之平吳之後有司奏王公以國爲家京城不宜復有田宅今未暇作諸國邸

當使城中有往來之處近郊有芻豪之田今可限之國王公侯京城得有宅一處近郊田大國十五頃次國十頃小國七頃城內無宅城外有者皆聽留之男子一人占田七十畝女子三十畝其丁男課田五十畝丁女二十畝次丁男半之女則不課其官第一品五十頃每品減五頃以爲差第九品十頃而又各以品之高卑蔭其親屬多者及九族少者三代宗室國賓先賢之後士人子孫亦如之而又得蔭人爲衣食客及佃客量其官品以爲差降自西晉則有蔭客之制至東晉其數更加詳賦稅宋孝武帝大明初羊希爲尚書左丞時揚州刺史西陽王子尚上言山湖之禁雖有舊科人俗相因替而不奉熾許氣反山封水保爲家利自頃以來頹弛日甚富強者兼領而占貧弱者薪蘇無託至漁採之地亦又如茲斯實害利之深弊請損益舊條更申恒制有司檢壬辰詔書檀占山澤強盜律論贓一丈以上皆棄市希以壬辰之制其禁嚴刻事既難遵理與時弛而占山封水漸染復滋更相因仍便成先業一朝頓去易致怨嗟今更刊革立制五條凡是山澤先恒熂燼力居反種竹木薪果爲林仍及陂湖江海魚梁鱔黃七由反即移反恒加工修作者聽不追舊官品第一第二品聽占山三頃第三第四品二頃五十畝第五第

六品二頃第七第八品一頃五十畝第九品及百姓一頃皆依定格條上貲簿若先已占山不得更占先占足若非前條舊業一不得禁有犯者水土一尺以上並計贓依常盜論除晉咸康二年壬辰之科從之時山陰縣人多田少孔靈符表請徙無貲之家於餘姚鄞(莫侯反)鄞三縣墾起湖田(餘姚今會稽郡縣鄞鄞則今餘姚郡地)帝令公卿博議咸曰夫訓農修政有國所同土著之人習翫日久如京師無田不聞徙居他縣尋山陰豪族富室頃畝不少貧者肆力非為無處又緣湖居人魚鴨為業小人習始既難勸之未易遠廢之疇方翦荆棘率課窮乏其事彌難資徙粗立徐行無晚帝違衆議徙人並成之業　後魏明元帝永興中頻水旱神瑞二年又不熟於是分簡尤貧者就食山東勅有司勸課田農自是人皆力勤歲數豐穰畜牧滋息太武帝初為太子監國曾令有司課畿內之人使無牛家以牛人力相貿墾殖俎耨其有牛家與無牛家一人種田二十畝償以耘鉏功七畝如是為差至與老小無牛家種田七畝老小者償以鉏功二畝皆以五口下貧家為率各列家別口數所種頃畝明立簿目所種者於地首標題姓名以辨播殖之功孝文太和元年三月詔曰去年牛疫死大半今東作既興人須肆

業有牛者加勤於常歲無牛者倍傭於餘年一夫制理四十畝中男二十畝無令人有餘力地有遺利時李安世上疏曰竊見州郡之人或因年儉流移棄賣田宅漂居異鄉事涉數代三長既立始返舊墟廬井荒涼桑榆改植事已歷遠易生假冒強宗豪族各附親知互有長短兩證徒具聽者猶疑爭訟遷延連紀不判良曉委而不開柔桑枯而不採欲令家豐歲儲其可得乎愚謂今雖桑井難復宜更均量審其經界令分藝有准力業相稱細人獲資生之利豪右靡餘力之盈所爭之田宜限年斷事久難明悉屬今主然後虛詐之人絶於覬覦守分之士免於凌奪帝深納之均田之制起於此矣九年下詔均給天下人田諸男夫十五以上受露田四十畝不栽樹者謂之露田婦人二十畝奴婢依良丁牛一頭受田三十畝限四牛所授之田率倍之三易之田再倍之以供耕休及還受之盈縮人年及課則受田老免及身歿則還田奴婢牛隨有無以還受諸桑田不在還受之限但通入倍田分於分雖盈不得以充露田之數不足者以露田充倍諸初受田者男夫一人給田二十畝課蒔餘種桑五十樹棗五株榆三根非桑之土夫給一畝依法課蒔餘果及多種桑榆者不禁諸應還之田不得種桑榆

棗果種者以違令論地入還分諸桑田皆為代業身終不還恒從見口有盈者無受無還不足者受種如法盈者得賣其盈不足不得買所不足不得賣其分亦不得買過所足諸麻布之土男夫及課別給麻田十畝婦人五畝奴婢依良皆從還受之法諸有舉戶老小殘疾無受田者年十一以上及疾者各授以半夫田年踰七十者不還所受寡婦守志者雖免課亦授婦田諸還受人田恒以正月若始受田而身亡及賣賈奴婢牛者皆至明年正月乃得還受諸土廣人稀之處隨力所及官借人種蒔後有來居者依法封授諸地狹之處有進丁授田而不樂遷者則以其家桑田為正田分又不足不給倍田又不足家內人別減分無桑之鄉準此為法樂遷者聽逐空荒不限異州他郡唯不聽避勞就逸其地足之處不得無故而移諸人有新居者三口給地一畝以為居室奴婢五口給一畝男女十五以上因其地分口課種菜五分畝之一諸一人之分正從正倍從倍不得隔越他畔進丁受田者恒從所近若同時俱受先貧後富再倍之田放此為法諸遠流配謫無子孫及戶絕者墟宅桑榆盡為公田以供授受授受之次給其所親未給之間亦借其所親諸宰人之官各隨解給公田刺史

十五頃太守十頃治中別駕各八頃縣令郡丞六頃更代相付賣者坐如律（職分田起於此）北齊給授田令仍依魏朝每年十月普令轉授成丁而授丁老而退不聽賣易文宣帝天保八年議徙冀定瀛無田之人謂之樂遷於幽州寬鄉以處之（秦漢州郡分析或未易知以此要有解釋近代制置今多因習則不假繁敘他皆類此）武成帝河清三年詔每歲春月各依鄉土早晚課人農桑自春及秋男子十五以上皆營蠶桑孟冬布田畝蠶桑之月婦女十五以上皆營蠶桑孟冬刺史聽審教之優劣定殿最之科品人有人力無牛或有牛無人力者須令相便皆得納種使地無遺利

人無游手又令男子率以十八受田輸租調二十充兵六十免力役六十六退田免租調京城四面諸方之外三十里內爲公田受公田者三縣代遷戶職事官一品以下逮於羽林武賁各有差其外畿郡華人官第一品以下羽林武賁以上各有差職事及百姓請墾田者名爲永業田奴婢受田者親王止三百人嗣王二百人第二品嗣王以下及庶姓王百五十人正三品以上及皇宗百人七品以上八十人八品以上至庶人六十人奴婢限外不給田者皆不輸其方百里外及州人一夫受露田八十畝婦人四十畝奴婢依良人限數與者在京

百官同丁牛一頭受田六十畝限止四牛每丁給永業二十畝爲桑田其田中種桑五十根榆三根棗五根不在還受之限非此田者悉入還受之分土不宜桑者給麻田如桑田法宋孝王關東風俗傳曰其時强弱相凌暴富有連阡亘陌貧無立錐之地昔漢氏募人貲田恐遺墾課令就良美而齊氏全無墾酌雖有當年權格時暫施行爭地文案有三十年不了者此由授受無法者也其賜田者謂公田及諸橫賜之田魏令職分公田不問貴賤一人一頃以供芻秣自宣武出獵以來始以永賜多所得公田悉從貨易又天保之代曾遥壓首人田以充公簿比武平以後橫賜諸貴及外戚佞寵之家亦以盡矣又河渚山澤有可耕墾肥饒之處悉是豪勢或借或請編戶之人不得一壟耕墾相糾列還以此地賞之至有貧人實非賸長買匿聽相糾賞者依令口分之外知有匿者苟貪錢貨許吐壯丁口分以與糾人亦既無田即便逃走怙賣者怙荒田七年熟田五年錢還收還依令聽許露田鄰復不聽賣買賣買亦無重責貧戶因王課不濟率多貨賣田業至春困急輕致藏走亦有懷惰之人雖存田地不肯肆力在外浮游三正賣其口田以供租課比來頻有還人之格欲以招慰逃散假使暫還即賣所得之地地盡還走雖有還名終不肯住正由縣聽其賣怙田園故也廣占者依令收卻請田亦與良人相似以無田之良口比有地之奴牛宋世良天保中獻書請以富家牛地先給貧人其時朝列稱其合理後周文帝霸政之初創置六官司均掌田里之政令凡人口十以上宅五畝口七以上宅四畝五以下宅三畝有室者田百四十畝丁者田百畝　隋文帝令自諸王以下至於都督皆給永業田各有差多者至百頃少者至三十頃其丁男中男永業露田皆遵後齊之制並課樹以桑榆及棗其田宅率三口給一畝京官又給職分

田一品者給田五頃至五品則爲田三頃其下每品以五十畝爲差至九品爲一頃外官亦各有職分田又給公廨田以供用文帝以天下戶口歲增京輔及三河地少而人衆衣食不給議者咸欲徙就寬鄉帝乃發使四出均天下之田其狹鄉每丁纔至二十畝老小又少焉

唐開元二十五年令田廣一步長二百四十步爲畝百畝爲頃丁男給永業田二十畝口分田八十畝其中男年十八以上亦依丁男給老男篤疾廢疾各給口分田四十畝寡妻妾各給口分三十畝先永業若通充口分之數黃小中丁男女及老男篤疾廢疾寡妻妾當戶者各給永業田二十畝口分田二十畝應給寬鄉並依所定數若狹鄉所受者減寬鄉口分之半其給口分田者易田則倍給寬鄉三易以上者仍依鄉法易給其永業田親王百頃職事官正一品六十頃國公若職事官正二品各四十頃郡公若職事官從二品各三十五頃縣公若職事官正三品各二十五頃職事官從三品二十頃侯若職事官正四品各十四頃伯若職事官從四品各十頃子若職事官正五品各八頃男若職事官從五品各五頃上柱國三十頃柱國二十五頃上護軍二十頃護軍十五頃上輕車都尉十

頃輕車都尉七頃上騎都尉六頃騎都尉四頃驍騎尉
飛騎尉各八十畝雲騎尉武騎尉騎尉各六十畝其散官五
品以上同職事給無有官爵及勳俱應給者唯從多不
並給若當家口分之外先有地非狹鄉者並即迴受有
賸追收不足者更給諸永業田皆傳子孫不在收授之
限即子孫犯除名者所承之地亦不追每畝課種桑五
十根以上榆棗各十根以上三年種畢鄉土不宜者任
以所宜樹充所給五品以上永業田皆不得狹鄉受任
於寬鄉隔越射無主荒地充即買蔭賜田充者雖狹鄉亦聽其六品以
下永業即聽本鄉取還公田充願於寬鄉取者亦聽應

賜人田非指的處所者不得狹鄉給其應給永業人若
官爵之內有解免者從所解者追既解免下蓋者隨所降品追其除
名者依口分例給自外及有賜田者並追若當家之內
有官爵及少口分應受者並聽迴給有賸追收其因官
爵應得永業未請及未足而身亡者子孫不合追請也
諸襲爵者唯得承父祖永業不合別請若父祖未請及
未足而身亡者減始受封者之半給其州縣界內所
有部受田悉足者為寬鄉不足者為狹鄉諸狹鄉田不
足者聽於寬鄉遙受應給園宅地者良口三口以下給
一畝每三口加一畝賤口五口給一畝每五口加一畝

並不入永業口分之限其京城及州郡縣郭丁園宅不在此例諸京官文武職事職分田一品一十二頃二品十頃三品九頃四品七頃五品六頃六品四頃七品三頃五十畝八品二頃五十畝九品二頃並去京城百里內給其京兆河南府及京縣官人職分田亦准此即百里外給者亦聽諸州及都護府親王府官人職分田二品一十二頃三品一十頃四品八頃五品七頃六品五頃京畿縣亦准此七品四頃八品三頃九品二頃五十畝鎮戍關津岳瀆及在外監官五品五頃六品三頃五十畝七品一頃五十畝三衛中郎將上府

折衝都尉各六頃中府五頃五十畝下府及郎將各五頃上府果毅都尉四頃中府三頃五十畝下府三頃上府長史別將各三頃中府下府各二頃五十畝親王府典軍五頃五十畝副典軍四頃千牛備身左右太子千牛備身各三頃親王府文武官隨府者於所處給諸軍上折衝府兵曹二頃中府下府各一頃五十畝其外軍校尉一頃二十畝旅帥一頃隊正副各八十畝皆於領側州縣界內給其校尉以下在本縣及去家百里內領者不給諸驛封田皆隨近給每馬一匹給地四十畝若驛側有收田之處正各減五畝其傳送馬每疋給田二十畝諸庶人

有身死家貧無以供葬者聽賣永業田即流移者亦如之樂遷就寬鄉者并聽賣口分賣充住宅邸店碾磑者雖非樂遷亦聽私賣諸買地者不得過本制雖居在狹鄉亦聽依寬制其賣者不得更請凡賣買皆須經所部官司申牒年終彼此除附若無文牒輒賣買財沒不追地還本主諸以工商爲業者永業口分田各減半給之在狹鄉者並不給諸因王事沒落外藩不還有親屬同居其身分之地六年乃追身還之日隨便先給即身死王事者其子孫雖未成丁身分地勿追其因戰傷及篤疾廢疾者亦不追減聽終其身也諸田不得貼賃及質違者財沒不追地還本主若從遠役外任無人守業者聽貼賃及質其官人永業田及賜田欲賣及貼賃者皆不在禁限諸給口分田務從便近不得隔越若因州縣改易隸地入他境及犬牙相接者聽依舊受其城居之人本縣無田者聽隔縣受雖有此制開元之季天寶以來法令殆壞兼并之弊有踰於漢成哀之間親王出蕃者給地一頃作園若城內無可開拓者於近城便給如無官田取百姓地充其地給好地替

玉海林勳曰周制步百爲畝百畝僅得唐之四十餘畝耳唐之口分人八十畝幾倍於古蓋貞觀之盛戶不及三百萬永徽惟增十五萬若周則王畿千里已有三百萬家之田列國

不與焉是以唐制受田倍於周而地亦足以容之狹鄉雖裁其半猶可當成周之制然按一時戶口而不爲異日計則後守法難矣既無振貧之術乃許之賣田後魏以來畝法也是以啓兼并之漸　文獻通考水心葉氏曰自古天下之田無不在官民未嘗得私有之但強者力多却能兼并衆人之利以爲富弱者無力不能自耕其所有之田以致轉徙流蕩故先王之政授田官以授天下之田貧富強弱無以相過天下無甚貧甚富之民周公治周授田之制先治天下之田以爲井井爲疆界歲用人力修治之溝洫畎澮皆有定數疆界既定人無

緣得占田其間田有弱者游手者不耕却無强民兼并之害至商鞅用秦開阡陌已不復有井田之舊天下之田却簡直易見惟恐人無力以耕之故秦漢之世有豪强兼并之患雖然如此猶不明說在民但官不得治故民得自侵占而貧者插手不得不去而爲游手轉而爲末業漢世如董仲舒師丹雖建議欲限天下之田其制度却又與三代不合光武中興亦只是問天下度田多少至于漢亡三國並立民死於兵革之餘未至繁息天下皆爲曠土當時天下之田既不在官又亦終不在民但隨其力之所能至而耕之元魏稍立田制至北

齊後周皆相承授民田其初亦未嘗無法制但末年推行不到頭法度亦是空立唐興只因元魏北齊制度而損益之其度田之法闊一步長二百四十步爲畝百畝爲頃一夫受田一頃周制乃是百步爲畝唐却是二倍有餘此一項制度與成周不合八十畝爲口分二十畝爲世業是一家之田口分須據下來人數占田多少周制八家皆私百畝唐制若子弟多則占田愈多此又一項與成周不合所謂田多可以足其人者爲寬鄉少者爲狹鄉狹鄉之田減寬鄉之半其地有厚薄歲一易者不倍授工商者寬鄉減半狹鄉不給亦與周制不同其自狹鄉徙寬鄉者又得并賣口分永業而去成周之制雖是授田與民其間水旱凶荒上又賑貸救卹使之可以相補助而不至匱乏若唐但知授田而已而無補助之法縱立義倉賑給之名而既令自賣其田便自無恤民之實矣周之制最不容民遷徙唯有罪則徙之唐却容遷徙并得自賣口分之田方授田之初其制已不可久又許之自賣民始有契約文書而得以私自賣易故唐之比前世其法雖爲初立然先王之法亦自此大壞矣後世但知貞觀之法執之以爲據故公田始變爲私田而田終不可改蓋緣立賣田之

法所以必至此田制既壞至於今官私遂各自立境界民有沒入官者則封固之時或名賣不容民自籍所謂私田官執其契券以各征其直要知田制所以壞乃是唐世使民得自賣其田始前世雖不立法其田不在官亦不在民唐世雖有公田之名而爲私田之實其後兵革既起征斂煩重民得自有其田而公賣之天下紛紛遂相兼并故不得不變而爲兩稅要知其獘實出於此

玉海曰開元九年以宇文融爲括田使括逃戶及籍外田時戶版刓隱人去本籍詭脫繇賦豪弱相并融由御史陳便宜請校天下籍收匿戶羨田以融爲覆田勸農便諸道收沒戶八十萬田稱是　文獻通考曰周顯德五年賜諸道均田詔曰朕以干戈既殄寰海漸寧言念地征罕臻藝極須議並行均定所冀永適輕重鄉之任方隅深窮治本必能副寡昧平分之意察鄉閭致獘之源明示條章用分寄任乃命左散騎常侍艾穎等三十四人使諸州檢定民租　先是上因覽元稹長慶集見在同州所上均田表因令製素成圖直考其事以便觀覽徧賜諸道議均定民租至是乃詔行之　宋史曰農田之制自五代以兵戰爲務條章多闕周世宗始遣使均括諸州民田宋太祖即位循用其法建隆以來命

官分詣諸道均田苛暴失實者輒遣黜申明周顯德三年之命課民種樹定民籍爲五等第一等種雜樹百每等減二十爲差棗栗半之男女十歲以上種韭一畦闊一步長十步乏井者鄰伍爲鑿之令佐春秋巡視書其數秩滿第其課爲殿最又詔所在長吏諭民有能廣植桑棗墾闢荒田者止輸舊租諸州各隨風土所宜量地廣狹土壤瘠埆不宜種藝者不責課民伐桑棗爲薪者罪之剥桑三工以上爲首者死從者流不滿三工者減死配役從者徒　文獻通考曰五代以來常檢視見墾田以定歲租吏緣爲姦稅不均適由是百姓失業田多荒萊乃詔禁止許民闢土州縣無得檢括止以見佃爲額　宋史曰太平興國中兩京諸路許民共推練土地之宜明樹藝之法者一人縣補爲農師令相見田畝肥瘠及五種所宜某家有某種某戶有丁男某人有耕牛即同鄉三老里胥召集餘夫分畫曠土勸令種蒔候歲熟共取其利爲農師者蠲稅免役民有飲博怠於農務者農師謹察之白州縣論罪以警游惰所墾田即爲永業　文獻通考至道元年詔曰近歲以來天災相繼民多轉徙田萊污萊招誘雖勤逋逃未復宜申勸課之旨更示蠲復之恩應州縣曠土並許民請佃爲永業仍蠲

三歲租三歲外輸三分之一州縣官吏勸民墾田之數悉書於印紙以俟旌賞　宋史曰眞宗景德中丁謂等取唐開元中宇文融請置勸農判官檢戶口田土僞濫且慮別置官煩擾乃請少卿監爲刺史閤門使以上知州者並兼管內勸農事及通判並兼勸農事天禧四年始詔諸路提點刑獄朝臣爲勸農使使臣爲副使凡農田事悉領焉置局案鑄印給之凡奏舉親民之官悉令條析勸農之績以爲殿最　自景德以來四方無事百姓康樂戶口蕃庶田野日闢仁宗即位之初上書者言賦役未均田制不立因詔限田公卿以下毋過三十頃

牙前將吏應復役者毋過十五頃止一州之內過是者論如違制律以田賞告者既而三司言限田一州而卜葬者牽於陰陽之說至不敢舉事又聽數外置墓田五頃而任事者終以限田不便未幾即廢時又禁近臣置別業京師及寺觀毋得市田　文獻通考曰景祐時諫官王素言天下田賦輕重不等請均定而歐陽修亦言祕書丞孫琳嘗往洺州肥鄉縣與大理寺丞郭諮以千步方田法括定名田願名二人者三司使亦以爲然且請於亳壽蔡汝四州擇尤不均者均之於是遣諮蔡州諮首括一縣得田二萬六千九百三十餘頃均其賦於

民既而諮言州縣多逃田未可盡括朝廷亦重勞人遂罷　神宗熙寧五年重修定方田法詔司農以均稅條約并式頒之天下以東西北各千步當四十一頃六十六畝一百六十步爲一方歲以九月縣以令佐分地計量隨陂原平澤而定其地因赤淤黑壚而辨其色方量畢以地及色參定肥瘠而分五等以定稅則至明年三月畢揭以示民一季無訟即書戶帖連莊帳付之以爲地符若瘠鹵不毛及衆所食利山林陂塘路溝墳墓皆不立稅凡田方之角立土爲峰植其野之所宜木以封表之有方帳有莊帳有甲帖有戶帖其分烟析生典賣割移官給契官置簿皆以今所方之田爲正令既具乃以濟州鉅野尉王曼爲指教官先自京東路行之諸路倣焉其後必歲稔農隙乃行而縣多山林者或行或否八年詔罷方田徽宗崇寧三年宰臣蔡京等請復行方田從之推行自京西北兩路始大觀四年詔方田官吏非特妄增田稅又兼不食之山而方之俾出芻草之直民戶因此廢業失所其悉加改正如其舊　高宗紹興十二年左司員外郎李椿年言經界不正十害乃以椿年爲兩浙運使專委措置經界請先往平江諸縣俟其就緒即往諸州要在均平更不增稅額陂塘塍埂之壞

於水者官借錢以修之圖寫墟畝選官按覆令各戶各
鄉造砧基簿仍示民以賞罰開諭禁防靡不周盡　初
朝廷以淮東西京西湖北四路被邊姑仍其舊又漳汀
泉三州未畢行明年詔瓊州萬安昌化吉陽軍海外土
產瘠薄已免經界其稅額悉如舊又瀘南帥臣馮檝疏
論不便於是瀘溆州長寧軍並免果州廣安軍既行亦
復罷自餘諸路州縣皆次第有成　光宗時知漳州朱
熹奏言經界最為民間莫大之利紹興已推行處圖籍
尚存田稅可考貧富得實訴訟不煩公私兩便獨漳汀
泉三州未行細民業去稅存不勝其苦而州縣坐失常

賦日朘月削安可厎止臣切獨任其必可行也然行之
詳則足為一定之法行之略則適滋他日之弊但此法
之行貧民下戶皆所深喜然不能自達其情豪家猾吏
實所不樂皆善為辭說以惑聾聽賢士大夫之喜安靜
厭紛擾者又或不深察而望風沮怯此則不能無慮今
已仲秋向去農隙只有兩月乞即詔監司州郡施行漳
泉二州被命相度而泉州操兩可之說上令先行於漳
州明年春詔漕臣陳公亮同熹協力奉行而南方地煖
農務既興已非其時熹猶冀嗣歲可行益加講究每謂
經界半年可了以半年之勞而革數百年之弊向後亦

須五十年未壞合令四縣作四樓以貯四縣圖帳條畫既備細民知其不擾而利於已莫不鼓舞而貴家豪右占田隱稅侵漁貧弱者胥爲異論以搖之至有進狀言不便者前詔遂格閣兩月熹請祠去尋命持節湖南猶以經界不行自劾議者惜之　宋史曰景定四年殿中侍御史陳堯道等言虜兵和糴造楮之弊乞依祖宗限田議自兩浙江東西官民戶踰限之田抽三分之一買充公田得一千萬畝之田則歲有六七百萬斛之入可以餉軍可以免糴可以重楮可以平物而安富一舉而五利具矣有旨從其言朝士有異議者丞相賈似道奏捄楮之策莫切於住造楮住造楮莫切於免和糴免和糴莫切於買踰限田帝曰當一意行之浙西安撫魏克愚言取四路民田立限回買所以免和糴而益邦儲議者非不自以爲公且忠也然未見其利而適見其害近給事中徐經孫奏記丞相言江西買田之弊甚詳若浙西之弊則尤有甚於經孫所言者因歷述其爲害者八事疏奏不肖者六郡回買公田起租滿石者償二百貫九斗者償一百八十貫八斗者償一百六十貫七斗者償一百四十貫六斗者償一百二十貫五千畝以上以銀半分官告五分度牒二分會子

二分半五千畝以下以銀半分官告三分度牒二分會子三分半千畝以下度牒會子各半五百畝至三百畝全以會子六郡騷然民至有本無田而以歸并抑買自經者分置莊官催租州縣督莊官及時交收運發時有言公田之害者似道皆罷黜之至德祐元年詔公田最為民害稔怨十有餘年自今並給田主令率其租戶為兵而宋祚訖矣　續文獻通考曰金之田制量田以營造尺五尺為步闊一步長二百四十步為畝百畝為頃民田業各從其便賣質與人無禁但令隨地輸租而已凡桑棗民戶以多植為勤少者必植其地十之三猛安謀克戶少者必課種其地十之一除枯補新使之不缺凡請射荒地者以最下地五等減半定租八年始徵之自首冒比鄰地者輸官租三分之二佃黃河退灘者次年納租

泰和元年用尚書省申明舊制猛安謀克戶每田四十畝樹桑一畝毀樹木者有禁鬻地土者有刑其田多汙萊人戶缺乏并坐所臨長吏　元世祖時趙天麟上策言今王公大人之家或占民田近於千頃不耕不稼謂之草場專放孳畜又江南豪家廣占農地驅役佃戶無爵邑而有封君之貴無印節而有官府之權恣縱妄為

靡所不至又貧家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荆楚之域至有僱妻鬻子者衣食不足由豪富之兼并故也今欲復井田尚恐騷動天下豪富之家宜限田以漸復之凡宗室王公之家限田幾十頃凡巨族官民之家限田幾百頃凡巨族官民之家限田幾十頃凡限外退田者賜其官長以空名告身每田幾頃官階一級凡限田之外蔽欺田畝者坐以罪限外之田有佃戶者就令佃戶爲主未嘗墾闢者令無田之民占而闢之且全免第一年租稅次年減半第三年依例科徵凡占田不可過限凡以後有賣田者買田亦不可過限也私田既定乃定公田公田之法凡九等一品

者二十頃二品者十六頃三品者十五頃四品者十二頃以下俱以二頃爲差至九品但二頃而已庶乎民獲恒産官足養廉如是而行之五十年之後井田可以復興矣 至元二十八年詔頒農桑雜令每村以五十家立一社擇高年曉農事者爲長增至百家別設長一人不及五十家者與別村合社地遠不能合者聽自立社專掌敎督農民凡種田者立碑撥於田側書某社某人於上社長以時點視有喪病不能耕種者合衆力助之一社災病多者兩社均助浚河渠以防旱暵地高者造水車貧不能造者官給材木田無水者穿井井深不能

得水者聽種區田又每丁課種桑二十本雜果十本土性不宜者種榆柳等荒閑之地悉以付民每年十月合州縣官正一員巡視有蝗蝻遺子者設法除之後以勸農官吏擾民罷其巡行之制止移文勸諭　明太祖既定天下遂覆實天下土田造成冊籍既而兩浙及蘇州等府富民畏避差役往往以田産零星花附於親鄰佃僕之戶名爲貼脚詭寄久之相習成風鄉里欺州縣州縣欺府奸弊百出名爲通天詭寄太祖廉知之遂名國子生武淳等往各處隨其稅糧多寡分爲幾區區定糧長四人乃集糧長暨耆民躬履田畝以量度之遂圖其

田之方圓大小次書其主名及田之四至編彙爲冊號曰魚鱗冊洪武丁卯冊成進之　三年上諭中書省臣曰蘇松嘉湖杭五郡地窄民衆細民無田往往逐末利而食不給臨濠朕故鄉也田多未闢土有遺利宜令五郡民無田産者往臨濠開種就以所種田爲己業官給牛種舟糧資遣之三年不徵其稅於是徙者四千餘戶

二十一年戶部郎中劉元臯言古者狹鄉之民遷於寬鄉蓋欲使地不失利民有恒産今河北諸處兵後田荒居民鮮少山東西之民生齒日繁宜令分丁徙居寬閒之地開種田畝則國賦增而民生遂矣上諭戶部侍

郎楊靖曰山東地廣民不必遷山西民衆宜如其言於是遷山西澤潞二州民之無田者往彰德眞定臨清歸德太康諸閒曠之地　嘉靖二十一年給事中夏言疏太祖高皇帝立國之初檢覆天下官民田土令山東河南地方額外荒土任民儘力開墾永不起科至宣宗又令北直隸地方比照山東河南事例民間新開荒田不問多寡永不起科至正統六年則令北直隸開墾荒田從輕起科實於祖宗之法畧有背戾至景帝尋亦追復洪武舊例不許額外丈量起科至今所當遵行所以然者蓋緣北方地土平夷廣衍中間大半瀉鹵瘠薄之地

荐葦沮洳之場且地形率多窪下一遇數日之雨即成淹沒祖宗列聖蓋有見於此所以有永不起科之例又有不許額外丈量之禁是以北方人民雖有水潦災傷猶得隨處耕墾以幫取糧差不致坐窘衣食夫何近年以來權倖親暱之臣不知民間疾苦不知祖宗法度妄聽奸民投獻輒自違例奏討將畿甸州縣人民奉例開墾永業指爲無糧地土一槩奪爲己有由是公私莊田踰鄉跨邑小民恒產歲朘月削產業既入展轉流亡是豈祖宗列聖立國之法乎

屯田一

杜氏通典曰漢昭帝始元二年詔發習戰射士詣朔方調故吏將屯田張掖郡（調發選之也故吏前爲官職者令其領率戰射士於張掖爲屯）孝宣帝神爵元年遣後將軍趙充國將兵擊先零羌充國以擊寡殄滅爲期乃欲罷騎兵屯田以待其斃奏曰臣所將吏士馬牛食月用糧穀十九萬九千六百三十斛鹽千六百九十三斛茭藁二十五萬二百八十六石（百二十斤）難久不解徭役不息又恐他夷卒有不虞之變且羌寡宜以計破難用兵碎也故臣愚心以爲擊之不便計度臨羌東至浩亹（音告）鹽（音門即金城郡廣武縣地臨羌在今西平郡也）羌寡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墾可二千頃以上其間郵亭多壞敗者臣前部士入山伐材木大小六萬餘枚皆在水次願罷騎兵留弛刑應募及淮陽汝南步兵與吏私從者合凡萬二百八十一人用穀月二萬七千三百六十三斛鹽三百八斛分屯要害處冰解漕下繕鄉亭浚溝渠（漕下以水運木而下也繕補也）理湟（音皇）陿（音夾）以西道橋七十所令可至鮮水左右田事出賦人二十畝（田事出謂至春人出營田也賦謂班與之）至四月草生發郡騎及屬國胡騎伉健各千倅馬什二就草（倅副也什二者千騎則與副馬二百匹也）爲田者游兵以充入金城郡益積蓄省大費今大司農所轉穀至者足支萬人一歲食謹上田處及器用簿唯陛下裁許之上報曰如將軍

之計充國又奏曰今留步士萬人屯田地勢平易臣愚以爲屯田内有亡費之利外有守禦之備騎兵雖罷虜見萬人留田爲必禽之具其土崩歸德宜不久矣詔罷其兵獨充國留屯田大獲地利明年遂破先零　魏武既破黄巾欲經略四方而苦軍食不足羽林監潁川棗祗建置屯田於是以任峻爲典農中郎將募百姓屯田於許下今潁川郡許昌縣也得穀百萬斛郡國例置田官數年之中所在積粟倉廩皆滿廢帝齊王芳正始四年司馬宣王督諸軍伐吴時欲廣田蓄穀爲滅賊資乃使鄧艾行陳項以東至壽春自今淮陽郡項城縣以東至壽春郡艾以爲田良水少不足以盡地利宜開河渠可以大積軍糧又通漕運之道乃著濟河論以喻其指又以爲昔破黄巾因爲屯田積穀於許都以制四方今三隅已定事在淮南每大軍征舉運兵過半功費巨億以爲大役陳蔡之間土下田良可省許昌左右諸稻田并水東下令淮北屯二萬人淮南三萬人十二分休常有四萬人且田且守水豐常收三倍於西計除衆費歲完五百萬斛以爲軍資六七年間可積三千萬斛於淮上此則十萬之衆五年之食也以此乘吴無往而不克矣宣王善之皆如艾計遂北臨淮水自鍾離西南橫石以西盡泚旁舵反水四百餘里

置一營六十人且田且守兼循廣淮陽百尺二渠上引河流下通淮潁大理諸陂於潁南北穿渠三百餘里溉田二萬頃淮南北皆相連接自壽春到京師農官兵田雞犬之聲阡陌相屬每東南有事大軍興衆汎舟而下達於江淮資食有儲而無水害艾所建也 晉羊祜為征南大將軍鎮襄陽吳石城守去襄陽七百餘里每為邊害祜患之竟以詭計令吳罷守於是戍邏減半分以墾田八百餘頃大獲其利祜之始至也軍無百日之糧及至季年有十年之積太康元年平吳之後當陽侯杜元凱在荊州（今襄陽郡）修名信臣遺蹟（名信臣所作鉗盧陂六門堰並今南陽郡）

襄縣界時為荊州所統 激用潰（音貴）諸水以浸原田萬餘頃分驅刊石使有定分公私同利衆庶賴之號曰杜父舊水道唯沔漢達江陵千數百里北無通路又巴丘湖沅湘之會表裏山川實為險固荊蠻之所恃也預乃開揚口起夏水達巴陵千餘里（夏水揚口在今江陵縣界巴陵即今郡）之險外通零桂之漕（零陵桂陽並郡）杜翁孰識智名與勇功南土歌之曰後世無叛由長吏以入穀多少為殿最其宿衛要任皆令赴農使軍各自佃即以為廩大興中三吳大饑後軍將軍應詹上表曰魏武帝用棗祗韓浩之議廣建屯田又於征伐之

中分帶甲之士隨宜開墾故下不甚勞大功克舉間者流人奔東吳東吳今儉皆以還返江西良田曠廢未久火耕水耨爲功差易宜簡流人興復農官功勞報賞皆如魏氏故事一年與百姓二年分稅三年計賦稅以使之公私兼濟則倉庾盈億可計日而待穆帝升平初荀羨爲北部都尉鎮下邳（今臨淮郡界也）公私利之　齊高帝勅桓崇祖修理芍陂田曰卿但努力營田自然平殄虜寇昔魏置典農而中都足食晉開汝潁而河沛委儲卿宜勉之　後魏文帝大統十一年大旱十二年秘書丞李彪上表請別立農官取（今臨淮郡縣）屯田於東陽之石鼈（亦在）

州郡戶十分之一爲屯田人相水陸之宜料頃畝之數以贓贖雜物市牛科給令其肆力一夫之田歲責六十斛甄其正課并征戍雜役行此二事數年之中則穀積而人足矣帝覽而善之尋施行焉自此公私豐贍雖有水旱不爲害也　北齊廢帝乾明中尚書左丞蘇珍芝又議修石鼈等屯歲收數十萬石自是淮南軍防糧足

孝昭帝皇建中平州刺史郭華建議開幽州督亢舊陂（今范陽郡范陽縣界）長城左右營屯歲收稻粟數十萬石北境得以周贍又於河內置懷義等屯以給河南之費自是稍止轉輸之勞武成帝河清三年詔緣邊城守堪墾食者

營屯田置都子使統之一子使掌田五十頃歲終課其所入以論褒貶　隋文帝開皇三年突厥犯塞吐谷渾寇邊轉輸勞弊乃令朔方總管趙仲卿於長城以北大興屯田　唐開元二十五年令諸屯隸司農寺者每五十頃以下二十頃以上爲一屯隸州鎮諸軍者每五十頃爲一屯應置者皆從尚書省處分其舊屯重置者一依承前封疆爲定新置者並取荒閑無籍廣占之地其屯雖料五十頃易田之處各依鄉原量事加數其屯官取勳官五品以上及武散官并前資邊州縣府簡堪者充之　後上元中於楚州古射陽湖置洪澤屯壽州置芍陂屯昭田沃壤人獲其利

通考曰元和中振武軍饑宰相李絳請開營田可省度支漕運及絕和糴欺隱憲宗稱善乃以韓重華爲振武京西營田和糴水運使起代北墾田三百頃出賊罪吏九百餘人給以耒耜耕牛假糧種使償所負粟二歲大熟因募人爲十五屯每屯百三十人人耕百畝就高爲堡東起振武西逾雲州極於中受降城凡六百餘里列柵二十墾田三千八百餘頃歲收粟二十餘萬石省度支錢二千餘萬緡重華入朝奏請益開田五千頃法用人五千可以盡給五城會李絳已罷後宰相持其議而止憲宗末天下營田皆雇民或借庸以耕又以瘠地易

上地民間苦之　太和末王起奏立營田後党項大擾河西邠寧節度使畢誠亦募士開營田歲收三十萬斛省度支錢數百萬緡　上元中於楚州古射陽湖置洪澤屯壽州置芍陂屯厥田沃壤大獲其利　宋淳化四年六宅使何承矩請於順安砦西引易河築堤爲屯田既而河朔連年大水及承矩知雄州又言宜因積潦爲陂塘大作稻田以足食滄州臨津令閻人黃懋上書言閩地惟種水田緣山導泉倍費功力今河北州軍多陂塘引水溉田省功易就三五年內公私必大獲其利詔承矩按視還奏如懋言遂以承矩爲制置河北沿邊屯田使懋充判官發諸州鎮兵一萬八千人給其役凡雄莫霸州平戎順安等軍興堰六百里置斗門引淀水灌溉初年種稻直霜不成懋以晚稻九月熟河北霜早而地氣遲江東早稻七月即熟取其種課令種之是歲八月稻熟初承矩建議沮之者甚衆武臣習攻戰亦恥於營葺既種稻不成羣議愈甚事幾爲罷至是議者乃息而莞蒲蜃蛤之饒民賴其利矣　度支判官陳堯叟等上言臣等每於農畝之業精求利害之理必在乎修因地之利建用水之法自漢魏晉唐以來於陳許鄧潁蔡宿亳至於壽春用水利墾田陳迹具在望選稽古通明

之士爲諸州長吏兼管農事大開公田以通水利發江淮下軍散卒及募民以充役每一夫給牛一頭治田五十畝雖古制一夫百畝今且墾其半俟久而古制可復也畝約收三斛歲可得十五萬斛凡七州之間置二十屯可得三百萬斛行之二三年必可至倉廩充實省江淮漕運傳子曰陸田命縣於天人力雖修苟水旱不時則一年之功棄矣水田之制由人力人力苟修則地利可盡也太宗覽奏嘉之即遣大理寺皇甫選光祿寺丞何亮乘傳往諸州按視經度事卒不行　咸平中陝西轉運使劉綜亦言宜於古原州建鎮戎軍置屯田今本

軍一歲給芻糧四十餘萬石束約費茶鹽五十餘萬僅更令遠民輸送其費益多請於軍城四面立屯田務開田五百頃置下軍二千人牛八百頭耕種之又於軍城前後及北至木峽口各置堡砦分居其人無寇則耕寇來則戰就命知軍爲屯田制置使自擇使臣充四砦監押每砦五百人充屯戍從之　治平三年河北屯田有田三百六十七頃得穀三萬五千四百六十八石屯田因兵屯得名則固以兵耕營田募民耕之而分里築室以居其人略如晁錯田塞之制故以營名其實用民而非兵也國初惟河北屯田有兵若江浙間名屯田者皆因五代舊名非實有屯也祥符九年李允則奏改保州定州營田務爲屯田務則募兵以供其役熙寧取屯田務罷之則又收務兵各隸其州以爲廂軍則屯營固異制矣

然咸平中營田襄州既而又取鄰州兵用之則非單出
民力熙豐間屯營都在邊州土曠人少則不復更限兵
民於是屯田營初營田皆置務何承矩建議於河北
田實同名異歐陽修募弓箭手於河東陳恕韓知古招置營田於河
東北范仲淹大興屯田於陝西取望置屯田襄州章惇
初築沅州亦爲屯田務正以極邊多不耕之地並邊多
流徙之餘因地之利課以耕耘贍師旅而省轉輸此所
以爲扈邊實塞之要務足國定民之至計也然屯田以
兵營田以民固有異制咸平中襄州營田既調夫矣又
取鄰州之兵是營田不獨以民也熙豐中邊州營屯不
限兵民皆取給用是屯田不獨以兵也至於招弓箭手
不盡之地復以募民則兵民參錯固無異也然前後施
行或以侵占民田爲擾或以兵民雜耕爲擾又或以諸路廂軍不習
括牛爲擾或以差借耨夫爲擾或以諸郡
耕種不能水土爲擾至於歲之所入不償其費遂又報
罷惟因弓箭手爲助田法一夫受田百畝別以十畝爲
公田俾之自備種糧功力歲收一石水旱三分除一官
無廩給之費民有耕鑿之利若可以爲便矣然弓箭手
之招至者未安其業而種糧無所仰給且又責其借力
於公田慮人心易搖卒莫之行（熙寧九年鄭民憲疏）紹興元年
知荆南府解潛奏辟宗綱樊賓措置屯田詔除宗綱充

荆南府公安軍鎮撫使司措置五州營田官樊賓副之渡江後營田蓋始於此其後荆州軍食仰給省縣官之半焉　隆興元年工部尚書張闡言今日荆襄屯田之害非田之不可耕也無耕田之民也官司慮其功之不就不免課之游民游民不足不免抑勒百姓捨己熟田耕官生田私田既荒賦稅猶在其强壯占百姓之田以爲官田奪民熟之穀以爲官穀有司知其不便申言於朝罷之誠是也臣比見兩淮歸正之民動以萬計荆襄之日尚有可承之規與其棄之孰若使歸正之民就耕實爲兩便詔除見耕種人依舊外餘令虞允文同王珏

疾速措置　續文獻通考曰元初用兵征討遇堅城大敵則必屯田以守之海内既一於是内而各衛外而行省皆立屯田以資軍餉或因古之制或以地之宜大抵芍陂洪澤甘肅瓜沙因昔人之制其地利不減於舊和林陝西四川等地則因地之宜而肇爲之至於雲南八番海南海北雖非屯田之所則又因制兵屯旅以控扼之由是天下無不可屯之兵無不可耕之地　憲宗時忽必烈置經略司於汴分兵屯田敵至則戰退則耕西起襄鄧東連清口桃源列障守之　世祖至元十七年又立營田提舉司二十五年江淮行省言兩淮土曠民

寡兼并之家皆不輸稅又管內七十餘城止屯田兩所宜增置淮東西兩道勸農營田司督使耕之制曰可

烏古孫澤在廣西時徼外蠻數爲寇澤循行並徼得院塞處布畫遠邇募民伉健者四千六百餘戶置十屯列營堡以守之陂水墾田築八堨以節瀦洩得稻田若干畝歲收粟若干石爲軍儲邊民賴之御史臺奏澤爲將計萬全如趙充國可屬大任　明初兵荒之後民無定居耕稼盡廢糧餉匱乏初命諸衛分軍於龍江等處及邊境荒田撥軍屯種歲收子粒爲官軍俸糧自是立法漸密徧於天下每軍種田五十畝爲一分或有多寡不

等者大率衛所軍士以三分守城七分屯種其耕種器具牛隻皆給於官　洪武六年太僕寺丞梁埜仙帖木兒言黃河迤北寧夏所轄境內及四川西南至船城東北至塔灘相去八百里土田膏沃舟楫通行宜命重將鎮之俾招集流亡務農屯田什一取稅兼行中鹽之法可使軍民足食從之按通商中鹽則之要道而洪永間純任此法所以兵食爲先屯田之法乃足食足兵詔無歲無之後來田鹽則又所以維持屯田於不壞者也其舊而邊餉不足軍民俱困矣　宣德五年遣吏部郎中趙新刑部郎中劉澤榮華工部郎中張琰禮部員外郎吳政等經理屯田先是尚書黃福請於濟寧以北衛

輝眞定以南近河之地役軍民十萬人屯種積糧以充國用上命戶兵二部議至是尚書郭資張本等言於緣河屯田實爲便宜自鳳陽淮安以北及山東河南北直隸近河二百里內通舟楫處擇荒田驗丁冊令官給以牛并農器如此則軍民樂於用力上從之遂遣新等經理仍命福總其事既而本等惑於人言竟不行（按黃福之言不但可以屯種雜糧雖江南之秔稻亦可種也山東通濟沁泗沂諸水河南鑿池蓄洩漳滏皆秔稻矣奈何經畫疆里既無舍道旁之言又紛紛也於是軍漆沮諸流則西北之田皆可西門豹鄭國之徒盡仰給於東南東南民力烏得而不竭哉王國之輦運之費莫若興屯田兵法取敵一鍾當吾二十鍾屯省轉運之費莫若興屯田兵法充國留田湟中內有亡費之利外有守禦之備卒坐困

西羌唐韓重華營田之利東起拔延西踰雲州極於中受降城歲省錢千三百萬緡此前事之明効也今三邊之地固在而人以爲不可行者何哉　正德四年劉瑾既止各邊年例銀兩又不令商人在邊輸納鹽課邊儲遂大匱之議者以爲國初屯田修備故軍食自足後爲勢家所占以此軍不自給瑾遂慨然修舉屯田分遣御史胡汝礪等往各邊丈量屯田以清出地畝數多及追完積逋者爲能於是各邊增屯田至數百餘頃悉令出租周東使寧夏比較屯糧尤嚴刑及軍官妻子人心憤怨指揮何錦等遂與安化王謀起兵以誅瑾爲名瑾禍始於此矣（按鹽法人上納本色則商人佃種邊地不致荒蕪鹽課有資屯糧自辦爲不復鹽法止清屯田則邊人無力耕種子粒

仍無從出適擾貧軍以釀亂耳又按漢之屯田止於數路唐雖有九百九十二所亦無實效惟明人祖加意於此視古最詳考其迹則衛所有屯非若歷代於軍伍之外分兵置司者也考其制則三分守城七分屯種以言其數則外而遼東一萬二千三百八十六頃內地極安如浙江者亦有二千二百七十餘頃推之於南北二京衛所陝西山西諸省尤極備焉則其於所謂數郡數路九百九十二所者又豈足以比之哉

屯田二

原

激河復渠爲屯田省內郡計歲一億計諸葛亮出渭南每以糧少不得展志於是屯武功五丈原分兵屯田耕者雜於渭濱人各安堵也

塞羌路

列夾河

曹鳳上言曰西戎爲害先世所患其大小榆土地肥美又有西海魚鹽之利設屯田隔絕羌胡交關之路以遏絕狂狡窺欲之源殖穀畜邊省委輸之役乃拜鳳爲金城太守鳳到郡部都尉侯蠡海上置屯田夾河其功亟成羌叛乃罷

諸葛

激河復渠爲屯田省內郡計歲一億計諸葛亮出渭南每以糧少不得展志於是屯武功五丈原分兵屯田耕者雜於渭濱人各安堵也

塞羌路

列夾河

曹鳳上言曰西戎爲害先世所患其大小榆土地肥美又有西海魚鹽之利設屯田隔絕羌胡交關之路以遏絕狂狡窺欲之源殖穀畜邊省委輸之役乃拜鳳爲金城太守鳳到郡部都尉侯蠡海上置屯田夾河其功亟成羌叛乃罷

諸葛

集流離

經濟類編唐郭元振爲涼州都督令甘州刺史李漢通開置屯田盡水陸之利舊涼州粟麥斛至數千及漢通收率之後一縑糴數十斛積軍糧支數十年元振在涼州五年令行禁止牛羊被野路不拾遺宋理宗時孟珙爲四川安撫使釐蜀政之弊爲條班諸郡縣具曰不擇險要立砦柵則難責辦安耕種則難責民以養兵遂大興屯田令流民於江上七十里內分田以耕遇警則用以守上十里內亦分田以耕遇警則用以守江於邊城三五十里內分田而用以守砦田在官者免其租在民者以所收十之一二歸其主俟三年事定則各還元業

築高垣耕廢壤

城砦考唐楊元卿爲涇原節度使墾屯田五十頃屯築高垣牢鍵開竇至耕者保垣以守涇人德之宋韓琦知并州以爲國初潞之北多廢壞請距北界十里爲禁地其內徙于是忻代寧化火山之北鎮河東患寇剽掠令民墾荒田九千六百頃之

屯田三

秦 耕 白帖秦務耕戰

楚 耕 楚圍宋築室反耕

得十二便 漢擊匈奴趙充國度其必壞欲罷騎兵屯田以待其敝奏曰羌易以計破屯田得十二便用兵失十二利內無勞費之損外有守禦之備上報曰聽將軍計也

三十六部 金城長史上官鴻上聞置屯三十六部歸義建威屯三十六部

漢武募屯田 漢武募豪民田受南入

韓浩急田租 魏祖與諸將會議諸將以方今宜急田租魏祖善之乃大興田以足其軍用

染繒易牛 經濟類編唐德宗問李泌以復府兵之策曰經費不充未暇議復府兵也德宗曰誠能用臣之言可以不減戍卒不擾百姓糧食皆足而府兵亦成今吐蕃久居原蘭之間以牛運糧糧盡牛無所用請發左藏惡繒染爲綵因以市之每頭不過二三匹計十八萬匹可致六萬餘頭又命諸冶鑄農器糴麥種分賜緣邊軍鎮募戍卒耕荒田而種之約明年麥熟倍償其種關中上沃而久荒所收必厚軍士月食官糧麥無所售其價必賤德宗曰善即命行之既而戍卒應募願耕屯田者什五六皆在邊城使戍兵佃之唐末中原宿兵所在皆置營田以耕曠土其後又梁太祖擊淮南掠得牛以十萬計給東南諸州農民使歲輸租自是歷數十年牛死而募高貲戶使輸課佃之梁祖素知其弊會張凝上使宜請歲輸租不除民甚苦之周太祖即位盡蠲其民隸州縣其田廬牛農器並罷賜見佃者爲永業悉除租牛課

都子使 文獻通考後魏河清三年詔沿邊城守堪耕食者營屯田置都子使以統之一子十頃歲終課其所入以論褒貶

紅牌例 續文獻通考明永樂中令各處衛所凡屯軍一百以上委百戶一員提督之又有紅牌一面等則牛具農器則總於屯糟細糧子粒則司於戶部

戶版一

脫卒 流民 白帖曰漢武欲作通天臺未有人王溫舒爲中尉覆脫卒得數百人作之上拜

少府注隱漏未為卒也　景帝報石慶書曰郡上計文書不改也　定先貫

隱新附戶令先有兩貫者從邊一州為定次從關內軍府州定即俱是邊州關內俱為定晉宣帝紀云邊郡新附多無名戶魏朝欲加隱實天子以問宣帝帝曰賊以密網束下故下棄之宜弘大網則自然安樂也

客女部曲資財店宅並令近親將營葬事及功德外餘並還女如無女者均入近親官為檢校亡人在日有遺囑處分處分明者不用此律　昭帝紀令人得以律占貰錢縣官也占其財物及貿賣田宅諸當時多律外取令始復舊

增料民算賦文獻通考仲山甫曰民不可料也夫古者不料民而知其多少今無故而料民

十八得析　景帝詔男子二十始傳始復古制

得析其年十七已下命繼絕應以戶者非年十八以上不繼絕者俱於本生籍內注云年十八然後聽即所繼處有母在者雖小亦聽析出

絕戶令　占租律戶令諸身喪戶絕者所有奴婢

天之所惡也害於政而妨於後嗣三卒料之至也乃廢滅　漢高祖四年初為算賦民年十五而算出口賦至五十六而除二十給徭役亦五十六而除

傳　九等　五比　山堂肆考唐六典凡天下之戶量其貲產定為九等每三年縣司注定州司覆之定為九等每定戶以仲年造籍以季年通考脫漏戶口隋大業時民部侍郎裴蘊以民間脫籍脫漏戶口及詐注老小尚多奏令貌閱

郊祀藏後湖續文獻通考洪武制凡行郊祀禮以天下戶口錢糧之籍陳於臺下祭畢收之

洪武十四年始議編立黃冊十年一造總解至南京戶部入後湖藏之

戶版二

為版　周禮宮正掌宮中官府次舍之衆寡為版以待而比之　比要　小司徒掌頒比法於六鄉之大夫使各登其鄉之衆寡六畜車輦辨其物以歲時入其數及三年大比則受邦國之比要

注云大比更閱天下民數及財物今八月案比是也比要其簿書也

白徒白丁　白籍白丁

之籍　辟名虛張文簿而事不實

丞相府圖　大戶　傳　圖籍盡收沛公入秦蕭何盡收

籍文書　川澤不書　高帝詔人或相襲聚川澤不書名數數謂戶籍　書數於版　周禮司民掌登萬民之數自生齒已上皆書於版辨其國中都鄙郊野異其男女歲登下其死生登上也下去也　獻數於王　及三年大比以萬民之數詔司寇及孟冬祀司民之日獻其數於王王拜而受之　發未傳詔軍　蕭何發關中未傳者詔軍古者二十而傳一歲爲衛士一歲爲材官習御射馳騎戰陳而役五十六而老傳謂著名籍公徭役者也　發游戶益　兵諸葛亮曰荊州非少人也而著籍者少平居調戶則不稅可語鎮而南令國中凡有游戶皆使自實目錄以益衆　掌羣臣之版　夏官司士掌羣臣之版歲登下其損益之數以周知邦國都家縣鄙之數　稽夫家之數　周禮稽夫家衆寡可也　周官生齒之

徒　生齒者男八月女七月而生齒而人之士而備體也　漢法隱口之罰　以戒欺之罪

聽閭里以版圖治其三　小宰以官府之八成經邦治　損戶數以保障　尹鐸爲晉陽揖其戶數以保障

天運遽盛　山堂考曰三代以上天運主於禹分天下爲十二州淮於西北故戶口莫盛漢以南居其三周公分天下爲九州淮漢以北居其九淮漢以南居其二三代以下天運主於東南故戶口莫盛淮漢以北居其七淮於東南西漢元始當天下十之一東漢建安當天下十之四宋元豐當天下十之五登二唐開元當天下十之四晉太康當天下十之二　耗相反　文獻通考曰漢以後以戶口定賦故雖極盛之時而郡國所上戶口版籍終不能及三代兩漢之數蓋以避賦重之故遽相隱漏且疑天寶以上戶不應不課者居三分之一有奇至肅宗乾元戶數則不課者反居其大半然則豈足憑乎　續文獻通考曰明之戶口登耗如洪武十四年天下承元之亂殺傷流竄不滿隋氏之末而戶尚有一千六十餘萬口五千九百餘萬其後休養生息者二十餘年至三十五年而戶減二

萬七千有奇口減三百五十七萬有奇如此等類有宜增而反減未久而忽增者然則有司之造冊與部科之稽查皆僅十得六七又曰遵道宗咸雍時朝廷遣使兒戲耳

支判官會檢括戶口未三旬而畢同知留守蕭保先怪而問之人望曰民戶若招之無遺他日必長厚斂之樊大率十得六七足矣保先謝曰君慮遠吾不及也

敢隱實者誅籍其家董文炳爲藁城令使民聚而爲居少爲戶數由是賦斂大減

戶口每歲取勘明白分州縣上報布政司達部仍每十年行令有司攢造黃冊上

戶帖又詔本部籍天下戶口及置戶帖各書戶之鄉貫丁口名歲以字號編爲勘合用半印鈐之記籍藏於部帖給於民

空簿地圖版籍天府稽其阜蕃辨其減耗俾食毛之人登先齒之版漢朝倉卒猶或先收聖代升平寧容後造舊判云白帖

少爲戶數又曰元憲宗時朝廷初料民令

黃冊明制又曰

招戶口一

逋負 冗食 卓茂爲太守旬月間逋負至者千餘人成帝詔避水他郡者所在冗食之注冗食使生活

增戶數 增戶數萬詔進五階以寵異之 山堂肆考曰史增戶數萬詔進五階以寵異之 玉海曰唐崔宇文融爲勸農使奏令新附客戶免六年賦調 澧州刺

頻歸浮客 李嶠察流散文獻通考曰隋高熲觀流冗之病建輸籍之法於是定其名輕其數使人知爲浮客被強家收大半之賦爲編甿秦公上蒙輕減之征浮客悉自歸於編戶隋代戶口之滅由此浮客謂遊公稅非一天下流散非一宜令御史督察設禁令以防之 高

得戶八十餘萬 招附七十

餘村玉海曰開元九年宇文融奏置勸農判官裴寬等分往天下招攜戶口寬等使還得客戶八十餘萬又曰遼聖宗統和元年耶律昌補招宋邊七十餘村來附詔撫存之

招戶口二

勞來詩序萬民離散不安其居而能勞來旋定安集之

懷撫晉劉琨字越石爲并州士人奔進多歸琨撫恤於控御之中雖歸者數千而去者亦相繼也

聽新昕周禮旅師凡新甿之治皆聽之使鄉征役以地美惡爲等法以上受上地六口受中地五口受下地

適樂郊詩曰逝將去汝適彼樂郊

欲入關成帝詔流民欲入關者輒籍納注云錄其籍名而納之

令還鄉陳寔字仲弓爲太丘長潁國有歸附者寔輒訓諭發遣各令還鄉

後漢鄧太后詔有捐棄其居窮困道路若欲歸所在爲封檄以發遣之

封檄遣之魏衛顗字伯儒請置使監賣鹽市牛給之得利市犁牛若有歸民以給之

侯徙期不

從政王制曰自諸侯來民還且勿算事宜帝詔流民還歸者輒假公田貸租且勿算事事謂始徭役也

自占八萬餘口帝詔關東相王成勞來不怠流民增

萬餘口歸化徙居二萬餘口詔

招集復業又曰元至元二年定中原之民相率南遷以避徭役十五六萬餘口乞特降詔旨招集復業量免科役蠲除積欠給還事產其從江南還者與本土之人一例差徭庶幾流亡自歸詔下廷臣議行

安撫回籍又曰明之衛有司每口給口糧三升起蓋草房四間仍不分男婦每大口給口糧三斗小口一斗五升每戶給牛二隻量給種子審驗原業田地給與耕種優免糧差五年給帖執照

蠲恤復業又曰嘉靖詔書流民有復業者除免三年糧役不得勾擾其荒白田地許諸人告種亦免糧役三年三年

後如果成熟
量納輕糧

本土一

原 鍾儀楚奏　莊舄越吟　將軍步　小人懷　凌統

楚囚也楚囚君子也樂操土風不忘舊也舊俗也莊舄在楚而作越吟　鍾儀因於晉晉侯使與之琴操南音士燮曰南冠而縶者陳軫曰莊舄越吟臣豈無秦聲乎夫子曰吾舍魯何適矣　秦聲　魯適

字公績為偏將軍過本縣步入其中見長吏懷三版恭敬盡禮親舊故人恩益隆也　小人懷土重遷

入里必式　望里而步　禮　張湛

位尊不宜自輕湛曰里下公門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父母之國所宜盡禮何轉之有　劉虞決

訟　高鳳解鬬　劉虞常降身隱約與邑黨州閭同樂齊有無鄉曲宗之有辨訟從虞決之以情理論判之高鳳字文通鄰里有爭財持兵而鬬鳳往解之不已乃脫巾叩頭請曰仁義遜讓奈何棄

之爭者感之收兵謝罪　桑梓必敬

桑梓必恭敬也　蓬蒿知歸

下車　建節　說苑常樅

司馬相如為中郎將建節往使至蜀太守以下郊迎縣令負弩矢前驅蜀人以為寵　鄭公鄉

常樅謂老子曰過故鄉而下車子知故鄉而下車子曰噫是也　高陽里　孔融深敬鄭元

陽氏有才子八人改其里曰高陽里　鄭公鄉　鄭元告高密縣為元特立一鄉曰高

荀淑舊里名西豪頼陰令以昔高

原 買臣還　朱買臣　衣錦還鄉

請放人故舊賓客　樂

老人相與娛樂　樂所自生

仁　美非吾土　王粲登樓賦云雖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不可以少留　父母之邦

柳下惠曰何必去父母之邦　君子之操

政術部　操本土一　鍾儀詳　王烈以義行稱　疏廣歸　疏廣字仲翁告老歸鄉里日令其家具設酒食禮曰樂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狐死正丘首

鄉里 王烈字彥方以義行稱鄉里有爭田直將質之於烈或至塗而返或望廬而返有盜者不辭刑罰勿令使王彥方知之 孟嘉以禮讓化鄉里蔡衍字孟嘉以禮讓化鄉里鄉里有爭訟者輒詣衍決之其所爭者皆無怨 杓榆 漢高祖徽時祭杓榆之社及杓榆亦立焉故後人以杓榆為鄉 思蓴鱸 張翰字季鷹齊王冏辟為掾冏時執權翰因見秋風起思吳中蓴菜羹鱸魚鱠遂命駕歸 鄉思轉深 陸機在洛忽思東頭竹籬下 奮飲語人曰吾鄉思轉深矣 舊都 柳子厚書云河東吾土也其聞有大河條山氣蓋關左吾因翹翹慕慕奮懷舊都 城 列子云燕人生於燕長於楚及老而還本國過社里閭晉國同行者誑之指城曰此燕之城也其人愀然變容指社曰此若里之社乃喟然而歎指舍曰此若先人之冢哭不自禁同行者啞然大笑曰子國耳其人大慙及至燕中人嘗謁宋明帝因言此水否對曰臣漢中惟有文里武鄉應泉曝水足以表

名 不名自來 周書大聚云天若欲來天下之民先設其利而民自至譬若冬日之陽夏日之陰不名而民自來 維持其民 中論先王制六鄉六遂之法所以維持其民

貫故鄉 地著 土風 編戶之氓 出鄉之節

遷徙一

五遷 三徙 盤庚五遷人咨胥怨孟母三徙擇其善鄰 附邊 遷寓 戶部格非沿邊州及側州府附戶居住並聽與本管計會具申所由司准丁授田給復十年有事於本州防禦不須差外征鎮自此為格 程鄭山東遷雩也治鑄冨埒卓氏 驚走 從授 魏祖徙淮南人田疇諫不從十餘萬驚走於吳 徙郊或自郊徙國皆從付所處之吏明無惡罪帝詔坐法當徙勿徙當傳勿傳 充新秦 留長安 漢武徙貧民於關西及充朔方以南

新秦始皇遣蒙恬却匈奴於河南造陽北千里甚好為築城郭徙民充之為名新秦四方雜錯奢儉不同今俗名新富貴為新秦

漢辛慶忌狄道人為將軍徙昌陵罷留長安

荼猾徙邊豪傑實京武帝徙天下荼猾吏人於邊主父偃曰茂陵初成可徙天下豪傑內實京師外銷豪猾上從之

通考天會元年徙遷潤來隰四州之民於潘州元徙襄陽民於河北文獻世祖至元十二年徙襄陽新民七百戶於河北信

金徙四州民於潘州元徙襄陽民於河北文獻

美非好如登王粲之樓　寧食興謠猶思建業之水

義有涉溱之興　業在揚水之章唐判語

遷徙二

原不安其土　禮不安樂郊彼樂國　又適聽徙寬大乃遷月令民乃遷　樂土爰適樂土　樂郊適彼

景帝詔郡國或磽瘠無所農桑鰥畜或地饒廣薦草蓄水泉利而不得徙其議民欲徙寬大地者聽之注鰥古鰥字謂放牧也　募徙廣饒

公卿言郡國被災害貧民無產業者　募徙賜田宅

平帝起官寺市里募徙貧民縣資給食至所賜田宅什物器械　與犂牛種食　他徙給田器

章帝時歲不登募貧人無田欲徙他界所至給公田種餉田種器勿收租五歲除算三年後欲還鄉亦聽　旌節以行之

若徙於他國則為之旌節以行之謂出居異鄉者也受之者有節乃達之出鄉無授出授無節則納於獄而問之　若無授無節

移貫

同梗泛　離鄉去里　秋蓬之轉　去國之戀　越鄉懷土

既不仍於舊貫　宜獲庇於新邨白帖　岡協厥居　越在他邑　素非地著　身

原 徙名數　恥關外漢元帝徵孔霸爲師號哀成君徙之人詔爲徙關於新安　邊人內移　近親附貫後漢張奐字然明燉煌酒泉人爲護匈奴中郎願徙屬華陰舊制邊人不得內移唯與特聽之戶令落蕃人得還許於近親附貫也

增 避地移宗族　居洛爲鄉人　事文類聚曰荀彧以董卓之亂棄官歸譙父老曰潁川爲兵衝宜亟去之鄉人懷土猶豫會冀州牧同郡韓馥遣騎迎之莫有從者或獨將宗族至冀州又因得以爲歸老之漸公薨而四子皆爲潁人灑埽耕南陵人中年乃欲居潁其思潁之作又序云今年六十四免并得蔡邕連疆公序讀二序爲歎息

躬耕南陽　思歸潁上　陽人諸葛亮瑯琊人避亂耕南陽又曰諸葛孔明燉煌酒泉人不得內移唯荀彧以董卓之亂棄官歸譙父老曰潁川爲兵衝宜亟去之鄉人懷土猶豫會冀州牧同郡韓馥遣騎迎之莫有從者或獨將宗族至冀州又曰司馬溫公判南京留司御史臺遂居洛濱與邵康節游嘗曰光陝人先生衞人今同居洛即鄉人也

潁上陽　容齋隨筆歐陽修吉州廬陵人中年乃欲居潁其思潁之作又序云今年六十四免并得蔡邕連疆公序讀二序爲歎息

原 不根著　流民不根著　逾多而計文不改詳戶版　游民且懼　禮曰游民且懼奔逃　椎氷而亡　魏祖時人椎氷時渠水凍使民以通船道人憚役而曰齊神武秉政乃命孫騰高岳之分責無籍之戶得六十餘萬　加配　又曰唐武宗會昌中制口百姓輸納不辦多有逃移長吏懼在官之時破失人戶祇於見在戶中分外攤配每年加配流亡轉多　逃竄未免　又曰宋孝武大明中王敬弘上言至今逃竄未免胎孕不育　人戶流離　又曰通考文獻通考曰金宣宗貞祐南遷死徙之餘所存不息人戶流離官司文簿散棄　飛走莫制　又曰通典理道要方版圖脫漏人如鳥獸飛走莫制　率棄田廬　續文獻通考曰金宣宗立而南遷死徙之餘所在爲虛戶日耗賦斂頃重皆仰給於河南民不堪命率棄田廬相繼亡去　荊襄撫治　又曰

英宗天順間添設湖廣參議於荆襄漢陽
撫治流民憲宗又添陝西副使於漢中
孝宗弘治間添設河南
參政於南陽撫治流民 原 南陽撫治
勞疲徙轉好亡
惡定 震蕩播
越 離逿 鼠竄 人亡 蕩析 流冗 白帖